

清代文字叢書

張潮





— 1 —

讀  
代  
文  
字  
散  
擇

張  
健



清代文字獄檔

第七輯

民國廿一年十二月  
北平故宮博物院出版  
國立北平研究院

翻印必究

每輯定價大洋伍角



北平故宮博物院  
國立北平研究院

出版

63299  
清代文字獄檔編輯略例

一本編用紀事本末體分案編纂每一案中材料之順序以年月爲次

二本編材料取之於本館所藏下列三種清代文書之中

一軍機處檔

二宮中所存繳回硃批奏摺

三實錄

編印時逐件於標題之下注明出處

三本編內容約有上諭奏摺咨文供狀等數種

四本編材料凡已採入雍正硃批諭旨上諭內閣及聖訓東華錄等書者均低  
一格排印並分別注明曾見各書至散見於其它載籍者卽不列舉

五凡一案之中上諭奏摺咨文詳文等已見於前復經它文引用者茲爲便利  
起見省略其文第用小字注明已見本案某頁

六軍機處存檔係當時移錄之副本字句每有譌奪茲爲慎重起見姑仍其舊  
上不擅加改訂遇有蟲蝕殘缺之處則以□符代之

七本編頁數均每案自爲起訖以期醒目

八此項文件因散在各朝檔案之中一時搜集容未能備以後倘續有發見當再補刊

此一案之中土總委辦齊文清文海可見外轉到立委員會

一林總辦並令報告即將公書交送員外其文總辦齊唱水風學

四本總林林人五人與山學士議土總內閣又聖體東華給書音

五本總內閣六人議土總學士對人學道

論相如添外事題六人請出意

三資

二當中領石燃回新界

一軍費

三本總林林卯之餘本總詞學子後三讀南刀文書五中

二本總用該事本木頭公案請莫鑿一案中林林立廟宇以達

清代文字獄檔第七輯目錄

柴世進投遞詞帖案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一二月

江蘇巡撫明德摺奏一件附供單一件

上諭一件

李超海武生立品集案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一五月

安徽學政德風摺奏一件

安徽巡撫富尼漢摺奏二件

上諭一件

安能敬試卷詩案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

順天學政倪承寬摺奏一件附供單一件試卷原詩一件

王珣遺兄投遞字帖案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一十一月

戶部右侍郎金簡摺奏一件

上諭二件

軍機處摺奏二件

供單十五件

大學士于敏中等摺奏一件

陸顯仁格物廣義案 乾隆四十年三月—五月

上諭一件

廣西巡撫熊學鵬摺奏一件

韋玉振爲父刊刻行述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

江蘇巡撫楊魁摺奏一件

上諭一件

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裁集案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四十四年五月

上諭一件

江蘇巡撫楊魁摺奏一件

廣東巡撫李質穎摺奏一件

軍機處摺奏一件

王大蕃撰寄奏疏書信案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四十八年十一月

江西巡撫郝碩摺奏一件

安徽學政戴第元摺奏一件

暫護江西巡撫印務布政使秦雄飛摺奏一件

上諭一件

梁三川奇冤錄案 乾隆十六年三月

廣東巡撫李湖摺奏一件

焦祿謗帖案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一閏五月

署理兩江總督薩載摺奏一件

旨一件

高治清滄浪鄉志案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

署理湖南巡撫李世傑摺奏一件

上諭二件

方國泰收藏濤浣亭詩集案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甲午正月

安徽巡撫譚尙忠摺奏一件

上諭一件

回民海富潤攜帶回字經及漢字書五種案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六月

廣西巡撫朱椿摺奏一件 附清單一件

兩廣總督巴延三摺奏一件 附一冊

上諭三件

軍機處摺奏三件

江南提督保寧摺奏一件

江蘇巡撫閔鶚元摺奏一件

戴如煌秋鶴近草案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

河南巡撫李世傑摺奏一件

樓繩等呈首河山氏諭家言暨巢穴圖略案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

浙江巡撫福崧摺奏一件

上諭一件

柴世進投遞詞帖案

江蘇巡撫明德摺奏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臣明德謹奏爲拏獲造作逆詞人犯請旨亟正典刑以彰國憲以快人心事本年正月初八日據兩淮鹽運使趙之璧稟稱正月初三日同徵鹽課忽有一人突至堂上口出狂悖之語手內執持紅封內裝紅帖三個白字紙九張逐一檢閱語句悖逆當卽鎖拏訊係山陽縣人名柴世進又名姜魁曾到揚州康玉家內及伊親弟柴世祿船上等情當卽飭令揚州府率同江都甘泉二縣赴康玉家內將康玉拏獲並搜出柴世進存放拜匣一個內裝字紙九張又拏獲柴世祿於其家內亦搜出柴世進寄存字二張各有悖逆之詞瘋癲語句隨提訊康玉柴世祿等據供柴世進向有瘋病曾於乾隆二十六年赴揚州府投稟發縣審明有案其現在寄存拜匣字紙均未看過實不知情至詰柴世進因何造寫逆詞則語多誕妄不經似有瘋癲情狀隨飭該府等押犯赴蘇審辦外理合稟報等情并據揚州府知府楊魁押帶各犯及逆詞紙帖到蘇臣逐細查閱所寫字紙內雖語無倫次而其中竟有大逆不道之詞狂悖已極不勝髮

指臣隨率同司道提犯嚴加究審緣柴世進籍隸山陽縣該犯妻故之後遺有一子長齡於乾隆二十五年落河淹斃該犯思子致成瘋疾時發時止二十六年瘋發之時曾赴揚州府投遞稟詞經前任揚州府知府孔傳炳查其稟詞捏砌錢財細事訊係瘋癲並無悖逆語句卽發縣審詳交保看管嗣柴世進瘋疾痊愈雇於往來船上拉繩撐船度日該犯有胞弟柴世祿向贅揚州劉潘氏家駕船營生柴世進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自臺莊駕船回至揚州在素識之康玉家住宿二夜二十日至伊弟柴世祿船上將逆帖二張交給柴世祿之妻收存該犯又於本年正月初二日將拜匣一個交與康玉之妻內有逆帖九張康玉未經看見初三日該犯又手持逆詞紅帖突入鹽運司衙門當被拿獲臣反覆究詰該犯所供忽爾明白忽爾糊塗給與紙筆逼令該犯書寫與逆帖內筆跡相同臣恐該犯假裝瘋癲或此外尙有同謀知情之人將該犯嚴行夾訊該犯惟有呼痛求饒語言更多顛倒臣又飭取該犯從前瘋發府縣卷宗逐加查核其中並無悖逆之詞查柴世進雖素有瘋疾不過時發時止該犯生逢盛世乃敢造作逆詞實屬罪大惡極神人共忿自應亟置重典以彰國憲柴世進合

依大逆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伊弟柴世祿雖不知造作逆情事但律應緣坐應照律擬斬立決伊姪老漢年未及歲應照律解部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康玉之妻受寄逆詞拜匣康玉並不知情應免置議至該犯原籍有無應緣坐親屬財產臣已飛飭山陽縣嚴行確查另行辦理臣謹恭摺具奏並將該犯之弟柴世祿等供詞另繕清單同柴世進原寫逆詞紅帖一并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謹奏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附柴世祿等供單

據逆犯柴世進之弟柴世祿供小的今年四十歲是淮安府山陽縣人柴世進是小的胞兄今年四十七歲了父親叫柴朝止生小的弟兄二子並無姊妹小的入贅在揚州潘氏家生有一子取名老漢纔過一週小的父親弟兄六個都已死了小的隨母親改嫁姜姓小的又叫姜起龍如今母親同繼父也都死了哥子柴世進向來駕船爲生嫂子丁氏死後他有一個兒子叫長齡於乾隆二

十五年上落河淹死他想念兒子致成瘋病有時明白有時糊塗二十六年哥子病發到揚州府投過稟詞發在江都縣審明交保看管的後來哥子病好了就短雇與過往船上拉繩撐船度日到上年臘月二十日哥子回到小的船上說從台兒莊駕船回來就有些瘋發的樣子小的只道他就好的沒有報官哥子曾將兩張字帖交給小的的妻子小的因不識字沒有看過今年正月初三日哥子如何將他造作的逆詞持赴運司衙門小的實不知情這實是他因瘋發做出來的事若是明白還敢執持逆帖闖入衙門投死嗎他這些逆帖是何時在何處寫的小的實不知道但是小的哥子造作逆詞小的們俱罪該萬死

據康玉供小的是江都縣人今年三十九歲駕船營生這柴世進原與小的認識他向有瘋病已經好了上年臘月十八日柴世進拿著繩板到小的家說從台兒莊駕船回來借宿兩夜今年正月初二日小的不在家他怎樣拿一個匣匣寄存小的妻子處小的先不知道到初三日有府縣官到小的家搜查小的纔知道的小的實不知道他造作逆詞的事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奉上諭明德奏柴世進造作逆詞一案請按律凌遲處死初閱摺時以其事屬悖逆已批三法司核擬速奏及詳閱該撫封進各帖原詞則該犯乃係瘋狂喪心多勸引小說家謬誕不根之語不值交法司覆讞視同重案但此等怙病妄行實足誣民惑世其人究不可留著該撫將該犯柴世進卽行杖斃以示懲儆所有援引律內應行緣坐各條概予寬免將此傳諭該撫知之欽此



李超海武生立品集案

安徽學政德風摺奏 軍機處檔

安徽學政奴才德風跪奏爲奏聞事竊奴才以謗陋庸材荷蒙皇上天恩畀以安微學政之任當趨赴行在謝恩時面聆聖訓承命之下彌切悚惶奴才自抵任以來日以整飭士習振興學校兢兢自矢以圖仰報聖恩高厚奴才於本年二月內開考太平府屬率同提調等官留心稽查內外場規嚴肅士子俱安靜守法並無弊竇考竣後卽由太平府起程按試寧國廣德二屬於三月二十八日抵寧郡現在考試文場未竣生童亦皆安靜茲有寧國府學武生李超海者係宣城縣人于四月初一日具呈求考試武生時拔取科舉並聲明著有武生立品集六冊業經繕寫因讀憲頒條約不敢遽獻但集中頗關士習乞賜品題等語奴才恐其所著集中有不法字句隨飭取查閱共計呈出三十六篇內三十二篇多屬窗下鄙俚荒詞核其字句尙無大悖謬處惟策論銘四篇謬稱文武全材文武並重及儲材防海酒友銘名目內如天下武生可用與不獲見用者莫此時爲甚又重爲君重輕爲君輕若何文重武輕一言而失天下干城之

心等句語皆悖謬實屬妄誕不經奴才恐別有指使之人隨提生當面詰問據供實無人指使係自己所做及摘問策論銘中數妄語是何意見該生吐供支吾惟稱草野無知希圖徼倖是實伏思該劣生身列青衿理宜守分乃胆敢妄爲著作謬論官常實屬不法奴才隨將該生衣頂褫革發交提調官護理寧國府事通判彭旭初嚴加看守並飭至該革生家中細加搜查有無別項不經謬詞及一切違禁書籍查實具詳併案辦理外相應據實奏聞卽一面將李超海移咨安徽巡撫富尼漢嚴審定擬具奏所有揭出妄誕等語粘簽隨同全冊恭呈御覽其歷任失察之教官俟撫臣審辦後另行查叅再乾隆十四年學使雙慶任內該革生曾經將文武全材一策呈出未據奏明亦屬不合應請交部議處爲此謹奏請旨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初七日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安徽巡撫富尼漢摺奏 軍機處檔

安徽巡撫臣富尼漢跪奏爲奏明事本年四月十四日准安徽學政臣德風咨

稱四月初一日有寧國府學武生李超海具呈求考試武生時拔取科舉並著有武生立品集六冊飭取查閱共呈出三十六篇內三十二篇多屬窗下鄙俚荒詞惟文武全材等策論銘四篇語多悖謬妄誕不經面加詰訊稱係自作並無指使人隨將李超海衣頂褫革看守搜查有無別項謬詞及違禁書籍并案辦理現已繕摺具奏將策論中悖謬語句粘簽同冊進呈御覽移咨臣嚴審定擬具奏並將李超海策論銘四篇又格式錯悞語句疵謬二篇摘出錄送到臣又據寧國府宣城縣知縣謝其炳稟稱接奉學院札諭遵卽會同府學訓導周昂縣丞蔣世玕飛往李超海寓所查出文稿一束卽係立品集稿並無別項不法字跡復至李超海家內逐細檢查俱係經書詩古時文及歧黃堪輿等書別無謬詞暨違禁書籍將查出立品集稿稟送前來臣查李超海身列青衿罔知安分乃敢謬論官常希圖僥倖核其文武全材篇語多謬妄意近怨望自須嚴行究治以端士習除行司飛提該犯到省嚴審此外有無別項悖謬著作及商同創造抄傳之人一面飭府再行搜查該犯家內果否別無不法字跡定擬具奏外理合恭摺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奉硃批如何定罪仍行摺奏欽此

上諭 實錄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諭軍機大臣等據德風奏宣城縣武生李超海呈出文稿語多悖謬妄誕不經隨將衣頂褫革移撫臣嚴審等語李超海以微末武生乃因憤激不能上進竟敢妄爲著作逞其誕詞並有言稱大明進士等字樣不可不嚴加治罪以懲惡劣著傳諭富尼漢卽速搜查該犯有無家藏狂悖不法字蹟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毋得稍存姑息

安徽巡撫富尼漢摺奏軍機處檔本諭旨嚴審定擬具奏事本年五月初四日承准大學士尹繼善大學士劉統勳字寄內開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據德風奏宣城縣武生李超海呈出文稿語多悖謬妄誕不經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此案前准學臣德風移咨並據宣城

縣知縣謝其炳稟報飛往李超海寓所及其家內查出文稿一束卽係立品集稿並無別項不法字蹟臣隨行司飛提李超海到省究訊一面檄飭該府再行親往搜查不得稍有疎漏當經恭摺奏明在案嗣據護理安徽道事寧國府知府狄咏箋稟稱親至李超海家逐細搜查僅有經書賬簿等項並無違禁書籍及狂悖不法字蹟與宣城縣所查無異將李超海同代抄立品集之李上青李華萼馮桂馨於五月初一日押解到省臣卽傳同布政使陳輝祖按察使暭善提犯研訊緣李超海係寧國府學武生粗知文義自負有才後因歷次鄉試屢挑未中家貲蕩費抑鬱不平自著文武全材文武並重及儲材防海酒友銘感忠夢等名目號立品集語多悖謬妄誕不經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內聞學臣將次按臨欲將此集呈閱求取科舉囑胞侄李上青女婿馮桂馨代贍數篇並囑堂侄李華萼代寫目錄于四月初一日赴學臣衙門具呈經學臣德風查閱詞語謬妄將該生衣項褫革奏明交臣審擬具奏臣卽提犯至省傳同兩司悉心推鞠據李超海供因屢試未中抑鬱無聊牢騷混寫並無別有參酌之人臣恐該犯或有恐望訕謗別情將集內不經語句逐一指出嚴刑究問該犯堅稱實

因愚昧無知不知忌諱委非心懷怨望訕謗時政嚴詰至再矢口不移臣查李超海以微末武生乃因憤激不能上進竟敢妄爲著作逞其誕詞公然於學政衙門具呈投獻希圖僥倖與妄布邪言無異自應嚴加治罪以懲惡劣李超海合依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爲首者斬立決例應擬斬立決俟奉到諭旨卽在省城正法以正人心以肅士習李上青馮桂馨聽從尊長指使代爲抄錄雖俱堅供不知文義但冒昧代抄應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箇月時逢熱審照例減折發落秋涼補枷李華萼僅止代抄目錄並非誕詞應免置議該學教官平時毫無覺察殊屬溺職現在會同督學二臣查明咨部斥革前任安徽學政雙慶旣據李超海呈出文武全材一策並未奏明業經學臣德風奏請交部議處應聽部議李超海寓所搜出立品集稿經學臣德風奏請交部議處應聽部議李超海寓所搜出立品集稿經學臣德風查與前進原集相同毋庸再行封進除將各供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外所有違旨審擬緣由臣謹會同兩江總督臣高晉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奉硃批該部核擬速奏欽此省該局面諭強姦再計

安能敬試卷詩案

順天學政倪承寬摺奏軍機處檔

順天學政臣倪承寬謹奏爲據實奏明事臣於本年五月初六日開考冀州各屬文武生童逐場試卷細加校閱至二十六日試竣除文理荒謬詩句雷同當卽嚴加戒飭分置劣等以示創懲外查有冀州學生員安能敬試卷詩內語涉譏訕隨將該生衣頂斥革卽飭發提調冀州知州單功擢將該犯密拿到案嚴行究訊其如何造意立言之處並檢閱該犯家中所有書籍及平日所作詩文務須細窮根底逐一查訊至該犯從前有無別滋事端一併研究詳報嗣據提調單功擢詳稱該提調於五月二十八日帶同署南宮縣知縣陳子承親赴該犯安能敬家中細查所有書籍俱係經書時文並無違禁字跡并將該犯安能敬審問據供該犯做詩平日原沒講究卷內詩意極要頌揚苦於詞不能達又因不能詩學隨意填寫以致字句多不妥協並無他意又將該犯之地鄰親族人等逐一研究僉供該犯素日尙知自守並未滋事復詰至再均各堅供不移於六月初五日俱詳到臣臣復親提該犯於六月初九日到大名府考棚面審

嚴行鞫問其造意立言之故細加究詰該犯矢口不移與前供無異臣查該犯居住鄉野不思安分讀書輒敢於試卷內肆行譏議非重加懲治不足以儆愚頑而端士習除一面將該犯移交直隸督臣楊廷璋轉飭該司嚴審定案另行陳奏外所有臣審訊過緣由理合據實繕摺奏聞並錄該犯安能敬供單及所作詩句恭呈御覽伏候皇上訓示遵行臣謹奏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初十日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奉硃批覽其詩是不通尙無別故不必斥革欽此

附安能敬供單軍機處檔

問安能敬你住在何處多少年紀何年入學你是生員入場作詩應該依題抒寫何以妄肆譏議况這題目如何說得到這些話上你把做詩之意一一供來供革生係南宮縣青楊寨人今年三十八歲自二十四歲上考入州學革生入學之時尙不會做詩近因家道貧寒荒廢久了入場應考原要竭力稱頌無奈說不上來如恩榮已千日一句說聖世恩澤遍及臣子已非一日馳驅一句現在緬匪不安分那些臣工當得報効正在此時知主多宿憂一句因這一件事

皇上爲之籌畫費許多心他們難道不知道麼能排難者誰一句是說正在用兵之時能彀出力者是誰因是我不通忙急之時隨手寫了排難兩箇字並無別意

問你旣說少人出力你自然心裏有出力的意思可一一供來供革生不過是信口亂說湊來便算一句詩並無別的主見

問你是生員你豈不知法度朝廷之事豈是你譏諱的供這便是革生該死的去處

問你尙有別的心事更有何主見平日間同何人在那裏議論這些話今日親自審你可從實說來不然便要動刑了供革生實在沒別的心腸也實在不曾同人議論不過一時意見信手寫上這便是實情別的話都沒有了

附安能敬試卷原詩軍機處檔

抄錄革生安能敬詩句恭呈御覽

賦得人文化成天下

渾龐俗漸遠煥采在此期滿懷皆節義人世大文垂恩榮已千日驅馳只一時  
知主多宿憂能排難者誰在上昭大觀化神俗自移萬民共瞻日含哺鼓腹嬉

同人趨歸不斷一報意良言年暮生豪勢長實得限怕酷暑受苦丁  
自番心何發實難來不然勢要趁時重力爭生寶玉避開熱心照山寶到小  
問君尚有恨怕心事更言何主見平日間同何人亦無寡難歸妻也哉今日則  
去娘女郎嫁俄羅斯國

聞君最生員我豈不眠斯妻薄矣之奉豈是才難能袖尤重更早革生更復何  
計口張爐火來助草涼爐藉並無限怕生泉些話上你打鐵頭之  
聞君猶猶心人出武看自然心寒再出衣袖意思何以一再來共革生外母易  
限意時行之近天赤道甚寒先感及打鐵頭之說

夫之和諧雙出衣答吳筆因晏好不懶外急之却離手畫下非諱声舊字北  
皇十歲之籍費賛特差小師門錄童不敢怠慢請用筆香醋一橫晏拂汗絲

王珣遣兄投遞字帖案

戶部右侍郎金簡摺奏 軍機處檔

戶部右侍郎奴才金簡謹奏爲奏聞事奴才恭迎聖駕後於本月二十日早刻回京據奴才次子雲布稟稱十九日下午有不認識民人二人在門首投遞字帖二張並無姓名口稱在東城地方居住其帖上有神書神聯字樣等語奴才看其帖上詞語殊屬鄙俚不經恐其在外別生事端當卽密派番役頭目立往帶同接帖家人作眼前往訪拏卽於本日下午在東四牌樓大街撞遇拏獲並起獲黃布包袱一箇內黃紙封套一箇黃紙面雜抄詩文一本奴才隨訊據供係滄州鹽山縣城北罕村回民名叫王琦於本月十九日同伊子王永寧來京在鑲黃旗滿兵六安佐領下護軍三德家居住封內詩文三本俱係伊弟王珣所作家中有神書係滕王閣序文有神聯一對俱係仙筆王珣令其進京投獻等語聽其言語雜亂似類瘋癲奴才恐其封內或有隱藏之事當爲拆看雖無悖逆言語多係鄙俚不經之詞並傳訊護軍三德供稱因伊父原護軍馬成德數年前向王琦買過鴨鶴是以認識本月十九日王琦父子來京留住是實並

不知道他的別情其子王永寧現已往孫河地方看我父親去了等語除一面差派番役前往孫河查拏王永寧外查王琦以家存古序對聯妄稱仙筆希圖進呈已屬不安本分之人或其中另有隱藏別情亦未可定理合據實奏聞請旨將王琦並伊子王永寧交部審訊明確照例辦理至其書是否伊弟王珣所作王珣在該地方有無指稱神書訕譏煽惑別情應請交直督周元理詳細查辦外謹將原遞紅紙字帖二張黃紙面貢雜抄詩文四本黃紙封套一箇一併恭呈御覽謹此奏聞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香其上諭軍機處檔獨實錄鑑悉其妄托恩主事歸當報審死番員領目立卦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初三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查訊鹽山縣回民王珣進書一事據供五六月間曾將此書送到鹽山學諸葛移處不收復送滄州許學正也不收隨送韓村張外委轉送張千總及四道口守備處呈送鹽山縣知縣陳洪書後來仍將書發還了我等語該犯所供雖未足盡據但所獻書內頗多狂誕悖逆之詞武弁或不諳文義遞行轉送該知縣既見此等逆詞理應切

齒痛恨卽行嚴拿究問稟明該上司據實奏聞乃祇將原書發還置之不問甚屬非是單功擢已陞任直隸藩司現令回直隸查辦賑務著傳諭單功擢卽將陳洪書解任派員押解來京聽候質訊一面卽委員署理鹽山縣印務將此並諭周元理知之欽此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諭軍機前查詢王珣進書一案因王珣供內有曾將書託外委轉送于總守備及呈送鹽山縣知縣陳洪書之語是以傳諭單功擢將陳洪書解任解京質訊今據陳洪書到案供平素實不知王珣姓名亦沒有看見他寫的書本其四道口守備亦並不認識且相隔鹽山縣二百餘里非往來公文守備亦不敢轉送等語據陳洪書此供則王珣所稱守備將書轉送鹽山縣之語竟似毫無影響但係陳洪書一面之詞亦難憑信非將該守備等提取到案質對不能得其實情著傳諭單功擢卽將韓村張外委羊兒店張千總四道口守備及王珣所稱曾將書送閱之鹽山學諸葛移滄州之許學

正一併解任委員押解到京與該犯王珣及知縣陳洪書質訊務使水落石出  
不致少有狡卸其所稱營兵趙建宗俱著一併押解來京質審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

臣非敢來公文奉諭衣入禁轉送等事請製發書函并照王璵和辦各款事項  
表奏軍機處奏軍機處檔其四首目各部本章歸登聞閣禮部山科二司  
前據金簡將王琦父子所獻書冊字片等件進呈奉旨交臣等閱看經臣等粘  
簽呈覽奉旨折角處俟拿到王珣時提奏欽此今提督衙門已將王珣拿到謹  
將折角原片及書冊四本一並提奏謹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昨據直隸布政使單功擢將王珣案內干涉之外委張仁德等委員押解到京  
臣等當卽隔別研究并提出王珣王琦及知縣陳洪書等再三詰訊並質之王  
珣似無疑義謹各錄取供詞同審擬定罪奏摺一併進呈謹奏乾隆三十九年

十一月初七日

王珣供單一軍機處檔

王珣供我係直隸鹽山縣人年五十八歲自幼讀書本縣考過童生在天津考試一次並未入學因我家有尙未裱的圍屏字一副是我父親在日請乩仙人所寫上寫滕王閣賦又有對聯一副也是仙人寫的我閑居家中並不出門探親望友好看書籍因見這圍屏上的字及對聯的字俱是仙人所寫其中字句賦內有非無聖主四字我家就用不得自應獻於皇上又因對聯上有世表清華之望這清字就是大興大清國的意思又有代稱孝友之風如今皇上是孝友之君這副對聯也應進獻皇上又我自己做了幾篇文章叙這神書神聯來歷我按著書理評論因思古時堯王不應讓位於舜舜不該讓位於禹湯不應伐夏武王不該伐紂紂王雖無道武王只該恪恭臣職自盡名分所以書內有就是斷頭也不該受的二句況且孔聖人是周朝人不敢明言周王之過所以四書內尙隱躍其詞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一節我如今要明正四書大義所以自己做了這四本書的再四書內有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二句我想如今皇上是仁義之君這夷狄二字應當避諱所以改爲義帝二字我自己做的四本書皆係要明尊君大義欲隨著仙筆神書神聯進獻皇上之前不過是更正四書之意以明我王珣之心並無悖逆謗毀的字句我王珣本係回教之人又如此聰明能明義直言所以我自想必是顏回轉世但只我一人是顏回其餘我一族皆非顏回之輩我並不圖功名不求賞賜原求大人們閱看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還我拿回去罷了並不敢冒瀆只求恩典是實

王珣供單二軍機處檔

王珣供我祖上有乩仙的字圍屏十扇是乩仙所寫上寫滕王閣賦是南昌故郡起至接孟氏之芳隣止還有神鬼咸欽四大字因有翰林紀昀是獻縣人我平素慕他才學又當日請鸞時乩仙有云紀翰林與王珣俱是聖門子弟紀昀是子貢轉世王珣是顏回轉世之語我想紀昀如今做了翰林遂欲將仙書仙字給他於三十七年春間差家人張文禮送與紀翰林因我備一單帖紀翰林

說我小了他了不肯收下張文禮回來告訴於我因此就擋起來了去年十二月內有紀翰林家先生趙子建是鹽山縣人與我交好他到我家說紀翰林現在纂書叫我將這字仍送給他只要用手本不可講價錢他自然收了我於三十九年正月又將仙字並做了一篇文章仍差張文禮送來紀翰林說這鸞字是四十餘年之字體因何不早送上来仍然不收發回來了因此我因紀翰林總不肯收我只得各自作文各自進罷遂自己做了書四本這四本書是從前紀翰林沒有見過的其中俱是申明四書大義的意思又有對聯一副也是仙筆寫的我也抄錄下來於五月二十五日叫我哥哥王琦投到鹽山儒學諸葛移處他說這書不懂不肯留下我哥哥王琦又於六月初九日送到滄州許學正處也不收下六月二十外送到韓村外委張老爺處他轉送羊兒店張千總處又送到四道口守備處守備卽將書仍叫千總送到鹽山縣知縣陳洪書處會議仍將書發回還我我因這書總無人進獻我哥哥王琦說他上過京數次讓他上京找一位大人處投獻罷我隨將書交給他於九月十四日起身上京來了我進這書原爲皇上是孝友之君我句句都是尊君明大義的話皇上必

賞我追封先人之意再我因紀翰林不收我字原心裏氣他隨於文內寫出求皇上差紀翰林去取神書神聯上來之意並無別的情由所供是實

再問你素日如何認識紀昀就差人去投書據供我素日原不認識紀昀因他在河西離我家一百餘里向來慕他之名所以差人將神書送他因他兩次不收也就罷了至今並未見過紀昀的面是實

筆頭山海經書不讀不肯留下姓張王在又然六月時大日峯峰都督學  
筆頭王珣供單三軍機處檔

王珣供我於今年春間差張文禮將神書送往紀翰林家不收因張文禮向我說過他在順義縣皇糧莊頭于老爺家做過活因此我就給了他一吊錢盤纏叫他將這十張圍屏字封固我寫了書字一封叫張文禮送去至我字內知道這于姓是有項子的人不知他是幾品所以隨稱呼他爲于老大又稱贊他盛德君子忠心爲國的話不過是奉承他要想他代我進上之意並無別故過了十來天張文禮回來說那于老爺眼睛壞了看不出字來不肯收下因此我留下了所供是實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王珣供單四軍機處檔

王珣供我寫的四本書於本年六月二十外叫我哥哥王琦送到韓村外委張老爺處他轉送羊兒店張千總處張千總把我叫去當面告訴我說這書須與本縣知縣會議後來聽得送到四道口守備處去了過了幾日有跟張外委的營兵趙建宗將書送來還我說過幾日再替你辦罷我問他送知縣看沒有他說守備已與知縣看過了所以我從前的供內就說知縣看過的究竟守備送過沒有知縣看過沒有我實在不知道這知縣拿我的時節我纔看見他素日並沒見過實不認得是實

王琦供單一軍機處檔

王琦供我兄弟寫的四本書原叫我送給張外委看張外委送給張千總後來又聽得送與四道口守備處去了張千總叫我兄弟王珣去說這書須與知縣會議的隔了幾日營兵趙建宗將書送還王珣說已給知縣看過了消停幾日

再辦罷至于守備實在送去沒有知縣實在看見沒有我都不知道知縣我也  
實不認得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王琦供單二軍機處檔

王琦供我於本年五月二十四日拿着兄弟的書到鹽山縣教官諸葛老爺處  
親身進見我給他磕了兩個頭求他將書收下諸葛老爺不肯接過去說我不  
懂你拿出去罷就將我攆出來了二十九日又到諸葛教官處拿着書並備禮  
錢五百文交與門上一個年紀小的送進去他說老爺沒在家這書與禮俱不  
收仍然我拿回來了六月十二日到滄州許教官處將書交與同民劉門斗說  
你把這書留下等老爺看他說老爺沒在家你拿回去罷我就回來了後來兄  
弟就叫我到張外委處去過了好幾日營兵趙建宗將書送還我兄弟我聽見  
趙建宗說知縣還要來取書我就想是知縣已看見過了後來並不曾見縣裏  
來取書所供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陳洪書供單一 軍機處檔

陳洪書供我蒙皇上天恩中了進士做了知縣地方上凡有一切邪教均當訪查嚴究况王珣敢有狂誕悖逆之詞我若果然看見能不切齒痛恨重治其罪豈肯輕易將書發還但我平素實在不知王珣姓名他寫的書我並沒有看見卽據王珣供稱轉托外委千總及四道口守備呈送更屬混說四道口守備我並不認識且相隔鹽山縣二百餘里並非往來公文守備亦不敢遽爾轉送總之地方上有此狂悖之犯不能先事訪拿這是我的糊塗處至于王珣的書我實在不曾聽見過只求訊問王珣就是了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陳洪書供單二 軍機處檔

知縣陳洪書供我是鹽山縣知縣地方上一切邪教均當查究况王珣既有狂悖之詞我若看見了斷無不詳報上司重治其罪的但我平日實不知道有這個王珣姓名王珣的書我實在沒有看見如今想起來六月中羊兒庄汛千總張成德到署中來曾告訴我韓村有王琦替他兄弟不知有什麼書遞在外委

張仁德處守備知道了叫我來告訴你這話是有的那千總並沒有將書帶來  
給我看那時我因赴鄉查勘荒地一時疎忽未及查辦但我是地方官不會將  
王琦所送的是什麼書卽時查究這實是我糊塗處願甘治罪乾隆三十九年

十一月初七日

許江齡供單軍機處檔

許江齡供我係滄州學正年四十七歲本年六月內我奉本州派往孔家莊下  
舖地方查勘開墾荒地回署後有門斗劉士俊告訴我說一二日前有一個鹽  
山縣的王姓拿了一本書來要我遞給老爺看我因老爺不在家不留他的他  
再三要留下我說你等老爺回來再拿來罷王姓方纔肯去劉士俊告訴我這  
話是有的後來王姓並沒有拿書來我也並未見過王姓所供是實乾隆三十  
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張德仁供單軍機處檔

張德仁供我係直隸天津人年三十三歲由行伍拔補鹽山縣韓村外委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我病在家裏有營兵趙建宗來向我說有本地民人王琦替他兄弟王珣送來書四本盛一匣要我轉詳我彼時病重又不識字並未查看暫放在一邊至二十三日有羊兒庄張千總從韓村經過到我家裏我將書給他看了張千總說這書我們武職也不懂得等我往四黨口去給守備看了回來再商量當時張千總將書帶去過了幾天張千總從四黨口回來告訴我說將書帶至守備處據守備說武職不識字不明白令他上鹽山告訴知縣等知縣查辦張千總當時就將那書交給趙建宗送還王珣了並沒有帶去後來張千總見過知縣不曾我並不知道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餘脉禪音

張成德供單軍機處檔

張成德供我係天津縣人年四十二歲由行伍拔補鹽山縣羊兒庄汎千總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巡查地方至韓村因外委張仁德患病我去看他張仁德告訴我昨日有後街住的民王琦替他兄弟王珣送了一部書來就遞與我看

我因不認得字遂將書帶着送到四黨口守備處尹守備說我不認得字且這書我也不用看這是應該有司衙門管的你將書還了王珣你再到陳知縣處告訴他叫他查辦就是了我隨回到韓村卽差營兵趙建宗將書送還王珣了我親自到鹽山縣面見知縣陳洪書我告訴他說有韓村一個民人王珣不知將甚麼書混遞我已回過守備叫我來告訴你這是地方的事應當你差人查訪辦理的後來知縣去查訪沒有我實不知道至於我並沒有書送給知縣看所供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張文禮供單軍機處檔

張文禮供我於二十四年間原雇與順義庄北河地方皇糧庄頭于端家做活那于端戴的是白頂子我於二十五年辭工的這是王珣也知道本年三月內我從紀翰林家回庄王珣又寫了一個字又叫我送到于庄頭家去給了我盤費錢一吊是王珣的兒子長哥兒不叫我去我就在家裡躲了十幾天去見王珣將原封原字交還他謊稱于庄頭眼睛壞了看不出字不肯收下那盤費

錢一吊我也還了他兒子長哥子這都是實情所供是實乾隆二十九年十一

月初七日

諸葛移供單軍機處檔

諸葛移供我係鹽山縣教官於本年五月間忽有一人闖進署中口稱我兄弟有文章幾篇要求老師看看我說你兄弟文章求誰看不得何必定要我看他說我祖父是做過官亦是科甲又說我家有仙賜對聯我看他指手動腳像有些魔氣就把他攆了出去彼時並不曾問其人爲王珣又隔了幾天我奉委下鄉查看地方晚間回來有學生說今日飯後我進來上學時見門口一人拿一拜匣說內有書給老師看的我進來看看老師已出門了隨將拜匣交還他去了彼時我即問學生那人叫什麼名子送的是什麼書學生說我並不會開匣看亦未曾問他姓名等語我實在始終立未見過他的書所供是實乾隆三十

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尹延龍供單軍機處檔

過張外委就將書送給張千總看張千總說我們不識字不懂得等我將書往四黨口給守備看了回來再商量過了三四天張千總從守備處回來仍叫我將書收回去等我順便往鹽山縣與知縣面商叫知縣着人來取罷我照着張千總的話去告訴了王珣將書給還他了至於張千總曾否去見過知縣我實不知道我並並沒沒告訴訴王珣就將書已經給知縣看過的話是實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本督大學士于敏中等摺奏軍機處檔本督大學士于敏中等謹奏爲審擬具奏事竊查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據侍郎金簡奏投遞字帖之人王琦並起獲雜抄詩文四本訊係滄州人王珣令其進京投獻等因一摺奉旨交臣等看隨檢閱該犯書內有悖逆字樣粘簽呈覽奉旨提拿王珣訊究臣福隆安密差番役提拿王珣到案訊供因係回民自稱顏子轉世筆之於書已屬誕妄及詰其欲進京作何事則稱家藏圍屏上及對聯的字俱是乩仙所寫其所書滕王閣序內有非無聖主四字自應進獻我自己做

了幾篇文章叙這神書神聯來歷細檢其書內所開多悖逆不法語句詰之該犯惟口稱該死無能置辯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查王珣係讀書不就遂捏造乩仙對聯字幅希圖哄騙銀錢甚至敢於編造悖逆字跡妄肆詆毀本朝尤爲喪心病狂情實可惡應將該犯王珣照造作妖書律擬斬請旨卽行正法以申國憲至該犯之兄王琦雖訊無通同造作逆詞但代爲進京投遞字跡亦非安分之人應發往烏魯木齊給兵丁爲奴鹽山縣知縣陳洪書雖未見王珣書字但本管地方有此等狂悖之人平時旣毫無覺察及千總張成德告知其事又不卽行查拿稟詳上司嚴辦殊屬溺職應請將陳洪書照溺職例革職外委張仁德當王琦代弟送書時不卽將書發還至千總張成德於往看張仁德輒將其書送至守備處均有不合張仁德張成德合依不應律杖八十交管弁員照例責處守備尹延龍旣未接書又不識字義且以武職不便管理民事業已告之知縣查辦未爲錯誤教官諸葛移許江齡細訊實無見過王珣書詰之王琦供亦相同所有守備教官等三員應均無庸議其該犯編造狂悖書詞四本俱卽施行燒燬其餘訊屬無干之人應予省釋所有審擬緣由理合具奏伏候聖鑒

謹奏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奉旨王珣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臣等謹將各款開列于後以資核對  
一、臣等所據各款，皆有確據，無虛妄。但能徵致者，於此處歸正，與他處不同。  
二、臣等所據各款，皆有確據，無虛妄。但能徵致者，於此處歸正，與他處不同。  
三、臣等所據各款，皆有確據，無虛妄。但能徵致者，於此處歸正，與他處不同。  
四、臣等所據各款，皆有確據，無虛妄。但能徵致者，於此處歸正，與他處不同。  
五、臣等所據各款，皆有確據，無虛妄。但能徵致者，於此處歸正，與他處不同。  
六、臣等所據各款，皆有確據，無虛妄。但能徵致者，於此處歸正，與他處不同。  
七、臣等所據各款，皆有確據，無虛妄。但能徵致者，於此處歸正，與他處不同。  
八、臣等所據各款，皆有確據，無虛妄。但能徵致者，於此處歸正，與他處不同。  
九、臣等所據各款，皆有確據，無虛妄。但能徵致者，於此處歸正，與他處不同。  
十、臣等所據各款，皆有確據，無虛妄。但能徵致者，於此處歸正，與他處不同。

見出五經無通鑑作皆有伏羲  
之傳者爲然不以兵丁襲其群臣而  
不以兵丁襲其子孫也。故曰：「子  
不逆父，臣不逆君。」此等事一入平  
安門，則人爭笑之矣。故曰：「知人  
者善，不知者惡。」王司寇魏殊願  
汝勿陳述。汝既已陳述，則是外要服  
于德昌王，代弟迎晉時，不卽將趙破還至，總張成被之大綱，而以  
晉大夫之禮待之，則是外要服于  
晉大夫也。越國既未接言，又以爲  
知人者善，不知者惡。故曰：「知人  
者善，不知者惡。」

奏疏三十載半十一月廿九日奉旨王麻雀唱氣詩錄於歸心

陸顯仁格務廣義案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年三月三十日奉上諭前日據熊學鵬奏查出字句違碍不應存留各書進呈銷燬一摺隨於摺內批示以粵西此等事少不必過求矣今閱繳到書籍內高熊徵鈔本文集其平滇三策尙屬有見卽其中簽出各句亦係設爲賊意詰難之詞並無關碍所云昭義將軍係馬承廄曾經襲封伯爵後降順逆藩黨惡爲虐原屬反覆無良之人但熊徵致書於彼勸其歸正非與私通此外諸篇雖間有激烈過甚之詞並非謬妄不在應燬之列至陸顯仁格物廣義一部多係剽竊前人講學塵言雜以一己拘墟之見所論多躋駁不純留之恐貽誤後學其書板書本自應銷燬並書名亦不必存至其書內所簽各處均非訛詆之語不能謂之悖逆竟可無事苛求恐熊學鵬因查有應燬書籍輒將其家屬拘繫致愚民畏懼驚惶則過當矣著傳諭熊學鵬如查有應燬書籍輒將其家屬拘繫者卽行釋放寧家但諭以向後勿拾唾餘妄有著述致干不遵教令之咎熊學鵬卽速妥協辦理毋致稍涉滋擾將此諭令該撫知之仍將如何遵辦之處

附便覆奏欽此

廣西巡撫熊學鵬摺奏軍機處檔

廣西巡撫臣熊學鵬跪奏爲恭摺覆奏事承准廷寄內開乾隆四十年三月三十日奉上諭前日據熊學鵬奏查出字句違碍不應存留各書進呈銷燬一摺云云見本案本頁臣查粵西地方前次查辦高熊徵陸顯仁書籍之時臣並未飭令將各家屬拘繫今接奉諭旨止令將陸顯仁格物廣義一部銷燬無事苛求惟諭向後勿拾唾餘妄有著述致干不遵教令之咎臣跪誦之下仰見我皇上辦理政務大中至正不使稍涉過當之至意除遵旨飭令潯州府知府陸燝將陸顯仁格物廣義一部查其書板書本解省銷燬並書名亦不必存外臣查先經臣奏准於各屬丞倅佐貳教職內擇其爲人誠妥通曉文義者親往各紳士家遵旨明白傳諭令其將違礙書籍卽行交出並無干礙等因在案又接准廷寄江西巡撫海成奏稱令各屬傳集地保逐戶曉諭無論全書廢卷俱令呈繳償以倍價但該督撫照式一體妥辦亦經臣飭各屬州縣實力妥辦各在案

尙未據各屬覆齊此次欽奉諭旨應卽令原派委員及各州縣勸諭所屬紳士向後不可剽竊陳言雜以一己拘墟之見妄有著述貽悞後學如查有舊日家藏著述止將其書籍呈送臣彙核恭摺奏聞不得擅將該家屬子孫拘繫更不必出示出差稍涉驚擾統俟通省各屬覆齊臣另行彙核奏聞謹先恭摺覆奏

伏惟聖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年五月初四日

乾隆四十年六月初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諸君以子平之甲子大凶，故有此言。予大出  
分祖，雖歸宗，不復與同姓同祖者共食。民時四目  
視，出家則不視，入家則不視，故有此言。予大出  
與異姓人共食，是故有此言。予大出，則不復與  
同姓人共食，是故有此言。予大出，則不復與  
同姓人共食，是故有此言。予大出，則不復與

韋玉振爲父刊刻行述案

江蘇巡撫楊魁摺奏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臣楊魁謹奏爲奏聞事竊照僞妄書籍欽奉諭旨查禁理應搜繳淨盡不容稍有存留茲據海州所屬贛榆縣知縣孫銘彙稟據韋照稟稱伊姪韋玉振爲父韋錫刊刻行述內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並赦屢年積欠等語弔起板片稟送到臣查韋玉振身爲廩生乃敢竟用赦字殊屬狂妄而行述內叙其祖韋儀來著有松西堂稿恐更有違悖之處當卽密委淮徐道韓鑠督同海州知州林光熙親往搜查追訊旋據稟覆韋玉振家查無別項違背著作訊明松西堂業已火廢稿亦無存查出韋氏家譜及松西堂稿海曲貢生丁椒圃有傳復訊據韋積疇供明丁椒圃係山東日照縣人等情臣以丁椒圃旣作傳文其松西稿伊家必有藏匿卽經飛咨山東撫臣國泰密飭查覆一面飛飭贛榆縣帶犯至蘇確審據實核辦又據太倉州寶山縣職員范起鳳以堂弟范起鵠串竊書籍因有應繳違禁書被其挾制等情赴臣衙門呈控當以偷書非竊盜所爲是必因爲人查出假稱被失巧自避脫批飭臬司嚴查並卽札弔控

案內各書解蘇校閱查辦嗣據太倉州解到書籍查有現在查繳違碍禁書亭  
林集等數種臣以范起鳳藏有違碍之書並不及早呈繳反以被失控告情殊  
狡惡現卽密飭松太道盛保親赴范起鳳家嚴行確查有無狂悖著作及別項  
應繳禁書提齊人證至蘇審究另行分別奏辦外所有辦理緣由臣謹會同署  
兩江總督臣薩載江蘇學政臣劉墉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  
三年十月十四日飭蘇衣廩官查出章乃系諭旨外西堂蘇裁曲責至丁未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奉硃批另有旨諭欽此

查無照章徵皆著准

賒其脈革歸來著育公西堂蘇恐更言事之故當明審委詳於此轉難督同

甲子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王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內閣奉上諭據楊魁奏贛榆縣民韋昭稟首  
報伊姪韋玉振爲父刊刻行述內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並赦屢年積欠  
之語殊屬狂悖而行述內叙其祖著有松西堂稿因委員赴其家查無別項  
違悖訊明松西堂稿亦已無存惟家譜內云山東日照縣人丁椒園有傳已  
飛咨國泰密飭查覆一面帶犯至蘇確審又據寶山縣職員范起鳳呈控堂

弟范起鵠串竊書籍因有應繳違碍禁書被其挾制等情必因爲人查出假稱被失並據該州解到書籍查有現在應繳之禁書亭林集等數種卽委員赴其家嚴查有無狂悖著作及別項應繳禁書提齊人證至蘇審究等語所辦殊屬過當卽此可以見楊魁之不能實心辦事也查繳違碍書籍屢諭各督撫實力稽查而伊等率以具文塞責卽如徐述夔所作逆詞顯然且刊板已久該撫並未豫行查出及被人告發陶易尙欲爲之消弭若非劉墉據實具奏幾至漏網然亦因其詩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句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顯有欲興明朝去本朝之意而其餘悖逆詞句不可枚舉實爲罪大惡極是以提犯解京命廷臣集訊定徐述夔等以大逆不道之罪律陶易以故縱大逆之條以正人心而肅法紀此因實有逆詞足據故不可不辦也今楊魁因前案之失意存惶惑遇有控首逆詞之案不論其事之輕重紛紛提訊株累多人自以爲辦理認真而不知其過當以飾其前次不能查察徐述夔逆詞等之罪夫韋昭控告伊姪韋玉振於伊父行述內叙其自免佃戶之租擅用赦字於理固不宜用但此外並無

悖逆之跡豈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至各處違碍應燬書籍各省現在陸續查繳但經繳出其遲早原所不計若始終隱匿不交後經發覺卽不能復爲貸並當視外所藏之係何等違碍以定罪名耳至此等控首之人不過聞有蔡嘉樹告徐食田一案遂爾效尤挾制以快其私非實心尊君親上也現經審明蔡嘉樹因徐食田不允贖田挾嫌出告其心亦爲私而非爲公且徐述夔書籍刊刻已十餘年蔡嘉樹自必早有聞見若非近時涉訟之隙彼仍隱忍不言以此論之蔡嘉樹原不能無罪第因所控逆詞不妄旣辦逆案不必究及原首之人是以從寬免議耳設此後復有首告逆案之人該督撫卽應悉心研鞫辨其真僞如虛仍當治以反坐之罪據實具奏使奸頑知警不敢妄行若如楊魁則怨家欲圖傾陷者片紙一投而被控之身家已破拖累無辜成何政體且告訐之風伊於何底乎况如徐述夔之逆詞久經刊印地方官理應切實訪查本不待他人之出首各督撫又不可因此旨而因噎廢食耳朕綜理庶務從不豫存成見其情真罪當者必不稍事姑容其事屬虛誣者更不肯略使屈抑且從不爲已甚之舉致滋流弊而長刁風楊

魁經朕簡用有年豈尙不能仰體朕意乎楊魁著交部議處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故賦文為此賦無以過之不以爲過也

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裁集案

上諭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諭前因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裁集進呈求序朕偶加披閱集內將身事兩朝有才無行之錢謙益居首有乖千秋公論而其中體制錯謬及世次前後倒置者亦復不可枚舉因於御製文內申明其義並命內廷翰林爲之精校去留俾重鋟板以行於世其原板自一併銷燬但閱時旣久此板曾否銷燬或彼時地方官視爲無關緊要不行查燬任聽存留而沈德潛身故後其門下士無識者流又復潛行刷印則大不可著傳諭楊魁卽查明此板現存何處如未經銷燬卽委員將板片解京並將未經刪定之刷印原本一並查明恭繳欽此

江蘇巡撫楊魁摺奏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臣楊魁謹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承准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字寄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諭前因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

裁集進呈求序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欽違臣伏查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  
裁集初次鐫刻係乾隆二十四年完竣計三十六卷嗣因初刻纂校未精又於  
乾隆二十五年復經增刪鏤板計三十二卷是沈德潛原刊板片共有二副其  
初刻者係門人蔣重光出資代刊其重刻者係沈德潛與其門人翁照周準較  
鐫臣隨委令蘇州府知府李封帶同書局教官陸鴻繡前往沈德潛及伊門人  
蔣重光之家查詢兩次所刊原否銷燬並現在存留何處及沈德潛故後有無  
刷印如板片現存令各悉數呈繳去後茲據藩司增福暨蘇州府知府李封稟  
稱前往查詢書板據沈德潛之孫沈維熙及門人蔣重光之孫蔣元城等覆稱  
書集於乾隆二十六年覆加校輯刻成沈德潛裝潢進呈仰蒙聖恩披覽指示  
謬誤命內廷精校重鋟維時沈德潛於乾隆二十七年正月自京回籍同其門  
人蔣重光各將在外原板鏟燬無存並據蔣重光之孫蔣元城呈出燬剩廢板  
四十餘塊驗其兩面字跡俱係鏟去屬實比時原刷之書尺寸相符皆稱進呈  
御覽刪定梓行後並未復行刷印惟蔣重光始初刻成之時所有刷印原本曾  
發坊肆售賣亦有分送親友之家遺留在外未經收回者約有數百部又沈德

潛重刻原本分散未燬者亦尙有之懇請曉諭繳銷等情臣查別裁集初刻重  
刻兩次書板詢據沈德潛之孫沈維熙及其門人蔣重光之孫蔣元城皆稱板  
片已經銷燬並無存留亦無刪定復潛行刷印之事惟起初刷印原本遺流在  
外共有數百部之多應卽細查悉數繳燬隨據蘇州城地方官查繳蔣重光初  
刻原本三十餘部並沈德潛重刻原本五部前來臣查此書原本分散於外閱  
時已久現在藏貯之家未能盡知呈繳現飭地方官及教職等曉諭士林書賈  
凡有存留者勒以限期務令陸續繳官不得存留俟積有成數臣卽彙齊解京  
銷燬再查沈德潛重刻自序內載有南粵西江翻刻比初次刻本錯字尤多之  
語則廣東江西二省另有翻刻板片可知臣現在移咨一體查繳銷燬並恐江  
蘇地方亦於未經刪定之前另有翻刻之板並飭各屬細加蒐訪以免留傳外  
所有臣遵奉諭旨查辦緣由謹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廣東巡撫李質穎摺奏軍機處檔

廣東巡撫臣李質穎謹奏爲奏明事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准江蘇巡撫楊魁咨稱欽奉上諭前因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裁集進呈求序云云（見本案一頁）欽此欽遵卽行委員查明沈德潛在日囑令門人蔣重光鐫刻板片並自行續刻板片俱已久經銷燬惟查得初續兩刻原本三十三部並不全三部查續刻集內沈德潛自記云此係增減第一次初番刻本校對欠精南粵西江翻刻此初刻本錯字尤多等語其廣東翻刻板片現存何處應卽查起解京銷燬並將刷印流傳舊本悉數查繳等因准此臣當卽行司轉飭通省各府州縣遵照查辦一面派員在於省城各書坊挨次清查去後茲據委員等稟稱遵赴城鄉內外各書舖細查並無原刻別集印本亦無翻刻板片詢據書舖人等僉稱江南客人來粵賣書者均寄寓金陵會館無有翻刻問之江南客人或知根由職等卽往該會館查詢據江南客人李翼聖回稱並無收存初續二刻舊本亦無翻刻板片惟乾隆二十五年曾有江寧懷得堂書客周學先來粵賣書以粵省書刻刻工較江南價廉曾將國朝詩別裁集初刻本翻刻本板片帶回江南刷賣聞

得於乾隆二十九年周姓已赴江寧縣衙門繳銷現在委無板片等語並據遞具甘結前來除卽移咨兩江督臣高晉江蘇撫臣楊魁將書客周學先在粵翻刻帶回之板片果否於乾隆二十九年在江寧縣銷燬之處查明辦理外臣伏查沈德潛所輯國朝詩別裁集原本乾隆二十五年書客周學先在粵翻刻板片雖稱帶回江南刷賣但旣已刻成豈有不就近先行刷印發賣之理臣仍飭該委員等遍行搜查有無流傳前項翻本及另有翻刻之板並示諭士子及藏書之家所有前書原本並翻刻之本及另有板片悉行繳出送銷俟徹底查明另奏外謹將現在查辦情形先行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初五日奉硃批覽欽此

軍機處奏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楊魁將沈德潛家內尊藏御賜墨寶詩章碑帖等項查明委員一併解京除木杖坐檯及恩賜壽佛三件業據該委員解交內務府外其餘各件臣

等謹開清單一並繳進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十日

諒親王十二年三月時正日未刻到達大典

十二月晦三日

臣奏收聽東北查辦旨諭于奉旨具奏分曉上諭曰  
告之來照會前書照本並照該之本及是言責大臣越山海一帶會同  
該委員等照計要查官辦前報本以民首歸朕之大意不遺山海交際  
代報轉帶回正南照實回覆臣蒙不遠而求旨照轉奏聞之聖旨既  
查次輪督派照辦圓順特此奏聞本諭到二十三年書令照此分頭取回  
候帶回之跡伏奏否欽對二十天半至丁寧照前奏之該省即照聖旨分  
具甘旨前來急報恭賀正音高音正樂無以繼揚者各因應張口導歌  
時外諒親王十二年三月時正日未刻到達大典

王大蕃撰寄奏疏書信案

江西巡撫郝碩摺奏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奏聞事據署南昌縣知縣李洗心稟報本月十一日據生員戴淑元赴縣稟稱有素不認識之安徽人王大蕃着人來家送與伊兄安徽學政戴第元之子修撰戴衢亨書一封並有奏疏一紙及寄程景伊之信事屬駭異呈繳查究等情當卽查拘送書船戶胡子貴訊知王大蕃現寓舟中隨卽詣舟搜查行李止有殘缺醫相雜書並無別項不法字跡飭拏回縣訊據該犯供稱伊係安徽婺源縣人讀書未成因貧失業本年三月來至江西景德鎮尋覓伊叔王添雋圖謀生理王添雋將伊薦至茶店帮工伊嫌工資太微搭船來省希圖另覓生計舟中無聊遂撰就奏疎書信妄思寄托陳奏可冀進用等供隨令默寫比對筆跡相符等情稟送到臣臣查該犯本籍徽州程景伊係其同鄉戴第元現任安徽學政何以遠走江西輾轉寄托書信行藏詭詐顯非安分之徒且語句狂悖其原籍有無別項不法字跡及犯事在逃受人教唆情事其王添雋是否知情皆須徹底研究其戴第元平日與該犯是否認識交往

亦應咨查明確並疏內所稱漕糧考試收稅諸弊究屬何地何人何年月日有無指實各證據亦應確切究明辦理除分別咨提有名人證嚴訊各實情仍一面飛咨安徽撫臣將該犯住屋逐細搜查跟究咨覆到日臣卽率同兩司研審確情按律從重定擬具奏外謹將查獲王大蕃妄寄疏書查辦緣由先行繕摺由驛具奏並將該犯原疏書信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安徽學政戴第元摺奏軍機處檔

安徽學政臣戴第元跪奏爲奏聞事本年七月初一日接准撫臣閔鶚元咨准江西撫臣郝碩來咨查詢臣平日與婺源縣民王大蕃是否認識交往等因前來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當卽查明臣與王大蕃平日無認識交往據實咨覆去後隨接到臣胞弟生員戴淑元家信據稱六月十一日有素不認識之安徽人王大蕃着人來家送與臣子戴衢亨信一封又託寄程景伊信一封並有奏

疏等件不敢留存當將原信赴縣呈繳稟明查究等語伏念臣蒙恩視學安徽抵任以來凜遵聖訓一切關防嚴密卽紳士人等從不接見實無民人王大蕃認識交往臣又細查平日遠近親友內亦並無婺源縣王姓之人今該犯王大蕃赴臣江西住宅投送書信胆敢具有奏疏轉求寄京代奏實屬狂誕悖妄目無法紀除聽候江西撫臣審訊辦理外所有臣現准咨查並接據家信業將該犯原信呈繳稟究各緣由謹據實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臣不勝戰悚激切之至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二日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奉硃批於汝無干何必懼也欽此

暫護江西巡撫印務布政使秦雄飛摺奏軍機處檔

暫護江西巡撫印務布政使秦雄飛跪奏爲遵旨審擬具奏事竊照撫臣郝碩具奏安徽婺源縣民王大蕃妄擬奏疏一案於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十日接奉上諭據郝碩奏生員戴淑元赴縣稟稱有素不認識之安徽人王大蕃着人來家送與伊兄安徽學政戴第元之子修撰戴衢亨書一封並有奏疏一紙

及寄程景伊之信呈繳當將該犯拏獲現在究審等語王大蕃赴戴第元家中投遞書信及妄誕奏疏伊弟戴淑元卽行赴縣稟首其事與戴淑元無涉毋庸向其跟究並不必要令其聽候質訊致滋拖累卽令其回家至該犯投遞戴第元家之書並欲寄程景伊之札伊兩人俱無由預知戴第元處無可咨查卽程景伊在京亦並無可向其詢問及細閱該犯疏詞內尙無悖逆之語而所指貪官害民亦無指實看來該犯必係貧困無聊妄爲此舉自不可不加以懲治著郝碩迅將該犯嚴加訊究卽審無別項不法情事罪不致死而此等不安本分之徒亦斷不可留於內地自應發遣伊犁以昭儆戒將此諭郝碩知之欽此臣查此案先經撫臣郝碩飭訊該犯王大蕃於本年三月內自本籍安徽婺源縣來至江西景德鎮經伊叔王添雋薦至劉永有茶店帮工恐其在店另有不法字跡當委景德鎮同知朱遐齡前往王添雋劉永有各店搜查並無不法字跡惟該犯疏詞內所稱漕糧考試關稅諸弊並無指實隨經署藩臬兩司提訊據王大蕃供稱收漕一弊因伊族人王度王于蘭王貴等向在江西德興縣寄莊完漕曾被浮收折銀考試一弊因婺源縣本年考取首名童生方姓係屬賄買有

伊同鄉汪以言告知關稅一弊有伊族兄王丕向做木商告知關口侵收木稅等情詳經撫臣郝碩分別提飭咨查去後因未接到安省咨覆未及審辦卽於八月初四日進京陛見委臣護理撫篆茲於八月十二日准安徽撫臣閔鶚元將應質人證咨解前來並稱搜查王大蕃家內並無不法字跡究無知情教唆之人該犯並未犯罪在逃亦無別項不法情事所有該犯供出干證汪以言因在江省貿易亦經拏獲到案適臣在鄉場監臨當交署布政使瑞齡署按察使李封先行查訊茲臣於鄉試三場完畢出闈據署藩臬兩司詳解到臣隨卽公同研鞫緣王大蕃籍隸安徽婺源縣素有痰疾讀書未成失業貧困妄思發達愈加痴迷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內自籍起身至江西景德鎮投靠伊叔王添雋薦至劉永有茶店內帮工王大蕃復嫌出息微細卽向辭工搭坐董子明船隻於六月初七日抵江省城希圖另覓生計因人地生疏無處安身仍暫坐舟中窮極無聊想及協辦大學士程景伊係屬同鄉冀其提拔又慮無因至前隨起意撰寫奏疏並作書札欲行寄托陳奏並捏造貪官害民收漕考試關稅等弊編入疏內見其留心地方事務可求進用復因書疏難寄查知修撰戴衢亨

家住省城欲將疏書托其家屬寄京並寫寄戴衢亨書信一封於十一日僱擺渡船戶胡子貴送至戴衢亨家內經戴衢亨之叔戴淑元稟經署南昌縣知縣李洗心拏獲比對筆跡相符此該犯起意編寫疏書之情由也至所稱漕糧浮收折銀一款該犯疏內並無指實訊據供稱伊族人王度等因德興縣有寄莊田畝完納漕糧有浮折之弊今提訊該縣漕書斗級人等堅供實係平斛響攢征收本色毫無情弊卽訊之業戶王度王于蘭王貴等僉供並無浮收折銀之事並稱如有前項情弊伊等早經控告何肯隱忍提訊王大蕃自認妄捏不諱臣查該犯所指漕弊僅有王度等爲證而王度等俱係完漕業戶到案供明並無情弊其爲該犯捏飾無疑又所稱取案首一節該犯疏內亦無指實究其姓名縣分據稱婺源縣本年所取案首童生方姓不知其名係屬賄買是汪以言告知等語今訊該縣管考經承及該縣管門家人堅供該縣本年所取首名童生方易來實係憑文考取並無賄買情事並據生員方炬供稱方易來係屬伊子縣考取爲案首府試亦拔前列學政考試取入府學伊家赤貧惟藉教讀餬口何能爲子購買案首等語問據方易來供亦相同且先經安徽撫臣咨准安

徽學政查覆方易來正覆院試原卷文理明順筆跡相符是婺邑秉公考取並非賄買已無疑義提訊汪以言因何告知王大蕃賄買案首之語據供雖與王大蕃同鄉素不相識因自饒州同船來省舟中閒談王大蕃問及本縣所取案首當以方姓回答不知有賄買之事憑何妄告等語質之王大蕃亦稱向汪以言問知案首方姓汪以言並無賄買之說實伊捏供又所稱侵收木稅一款該犯疏內亦無指實當向究訊惟稱伊族兄王丕向爲木商嗣卽歇業聞被關口侵收木稅所致詰其是何關口仍無所指今訊據王丕供稱伊先曾爲木商於乾隆三十八年折本歇業後卽外出另覓生意與王大蕃久不會面無由聚談且關口並無侵收木稅烏能無中生有等語質之王大蕃俯首無詞臣查王丕旣因折本歇業供無侵稅情弊該犯王大蕃並不能指出何處關口其爲捏造已屬顯然以上各款反覆究詰該犯實因妄求進用於疏詞內捏砌地方弊端及貪官害民等語所指原無實蹟是以疏內未敢敘入地方姓名迨經獲訊復欲實其疏詞隨口混供究非挾仇有心陷害亦無知情教唆之人臣查王大蕃以微賤小民膽敢捏造收漕考試關稅等弊編寫奏疏欲行寄托陳奏實屬不

法王大蕃合依假以建言爲由將曖昧不明姦贓事情汚人名節發附近充軍  
例發附近充軍但此等不安本分之徒誠如聖諭未便仍留內地致滋事端應  
發往伊犁給與種地兵丁爲奴以昭儆戒王添雋劉永有董子明並不知情應  
與被誣及無干人等概行省釋所有臣遵旨審擬緣由理合另繕供單恭摺具  
奏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上諭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據伊勒圖奏伊犁遣犯王  
大蕃於本年九月初一日在配脫逃等語該犯王大蕃編造奏疏妄希進呈案  
內發往伊犁爲奴之犯膽敢在配乘間脫逃甚爲可惡該犯籍隸安徽或卽逃  
回原籍其所經過地方均應一體嚴緝著傳諭李侍堯畢沅農起何裕城富躬  
嚴飭所屬於該犯經由地方凡關津要隘處所實力嚴密查拏並該犯原籍地  
方密飭迅速嚴緝務獲照例辦理毋使遠颺漏網欽此

梁三川奇冤錄案

廣東巡撫李湖摺奏軍機處檔

廣東巡撫臣李湖跪奏爲盤獲瘋迷逆犯審明定擬請旨卽行正法事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一日據肇慶府知府丁尹志稟稱由新興縣知縣德楞格稟報該縣巡鄉委員顧永涵在縣屬稔村地方盤獲形跡可疑人犯一名自稱係嘉應州生員學名梁三川旋又供稱實係旗人梁念泉前任廣東永將軍之生子于福建自幼繼與嘉應州民梁學文爲子等語搜查隨身行李內有自著念泉奇冤錄並詩稿二本誕妄不經人似瘋迷現飭提解赴府勘訊並卽據稟飛關嘉應州查明該犯曾否入學是否學名梁三川伊父梁學文如果現存一并解赴肇慶質訊明確辦理等情到臣當因稟內情節荒謬批飭委員押犯同所著書詞解送來省督同司道檢查併詩詞所載語多狂悖且于奇冤錄內開註四十二年在肇慶府學明倫堂起稿惠州府城西長壽菴側再修城北改修列叙父爵及從前籍貫來歷並梁學文拐帶爲子各緣由又稱四十二三四等年曾在督撫及肇羅惠潮二道番禺歸善兩縣各衙門喊冤具呈內有父籍係滿珠

僑寓泉州並派出天潢字樣情詞狂謬大干法紀均應逐一確查臣與督臣衙門徧查並無控案所稱攔輿喊冤更無考證隨飭該營道嚴查該犯逗遛境內造作逆書是否卽係所開各地方有無知情容留之人當日稟控各衙門係何案據卽詳細檢查原卷封送呈候核辦並委署糧道李天培親赴該犯本籍嘉應州家內搜查有無不法字跡去後嗣據肇羅惠潮兩道並廣州肇慶惠州等府縣覆稱肇慶府學明倫堂側有房三間係朔望更衣之所向來關鎖從不容人居住惠州府城西並無寺院惟南門內有長壽菴一座屋甚窄狹現止老僧一名住持從未賃人作寓城北係屬空地至所開稟控各衙門呈詞徹底檢查並無案據弔閱歷年呈詞號簿內均無該犯梁念泉卽梁三川具呈名字無憑查卷呈送並據署糧道李天培稟稱親赴梁念泉家中搜查實屬赤貧止有住屋三間並無別項不法字跡該犯係乾隆二十八年入學學名三川四十二年因歲考不到奉革除名父名梁學文現年八十六歲從前該犯病瘋之後曾赴豐順司巡檢衙門稟明鎖禁有案傳訊隣族人等僉供該犯四十一年病愈外出至今並無歸家現將梁學文並伊子梁海淑侄梁周伯押解到省聽候質

究擬等情到臣隨率同司道親提研訊緣該犯梁念泉卽梁如增學名梁三川籍隸嘉應州曾經讀書進學粗知文義乾隆三十八年在博羅縣柯上林家教讀因患痰迷病症回家醫治不效自稱已中舉人進士親隣皆要仇害不時與人吵鬧該犯之父梁學文恐滋事端關閉空房該犯拆毀門窗各處狂走隨經稟明豐順司巡檢王棠捉回鎖禁四十一年正月內見其言語安靜病勢稍痊放令出外行走隨於二月帶同伊子梁海淑仍赴惠州所屬地方覓館有歸善縣民陳世顯延請至家教讀旋值病發辭出四十年歲考不到斥革除名是年十一月伊子梁海淑因被該犯逐日打罵逃避回家該犯遂獨自往來惠肇各處賣卜算命餬口不肯歸里每遇瘋發輒稱神道告知伊父母俱係天上貴人並非梁學文親子自幼被伊拐帶屢遭關禁挫磨冤屈無伸隨釘成冊二本一寫念泉奇冤錄一寫念泉詩稿沿途旅次陸續填湊並於奇冤錄內謊開起稿修改處所及稟控各衙門字樣以見其冤屈情真四十五年十二月內赴新興縣覓館經該縣巡鄉委員顧永涵途次盤獲搜出奇冤錄及詩稿等件送縣由府稟報提解來省嚴審書詞來歷悉係任意湊捏細驗該犯兩日直視語無倫

次狀類痰迷嚴訊伊父梁學文並侄梁周伯堅供伊等俱在家中不知該犯出外造作逆書情事伊子梁海淑雖跟隨兩年幼稚無知不懂文義此外實無知情同謀之人歷加究詰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該犯曾身列膠庠乃因病狂喪心逞其臆說狂悖僭妄實屬罪不容誅未便因其跡類瘋癲稍爲寬縱梁念泉卽梁三川應比依大逆不道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請旨卽行正法仍傳首梟示以昭炯戒該犯之父梁學文雖現年八十六歲不知該犯在外編造逆詞情事但係逆犯親父應同該犯之子孫海淑侄梁周伯均依大逆緣坐律擬斬立決該犯之母謝氏妻廖氏解部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該犯尙有親叔梁友文胞兄梁長珀胞侄梁長二久經外出福建生理應俟咨提到日照律緣坐現存房屋佔變入官柯上林陳世顯先于三四十一年等年先後延請梁念泉在家教讀均因患病不久卽將該犯辭出俱不知後來編造逆詞情事應毋庸議至該犯捏寫奇冤錄在四十二年斥革衣頂之後所有教職失察職名應請免開是否允協謹另繕供單同逆書二本固封恭呈御覽伏乞聖主睿鑒勅部核覆施行再照督臣巴前赴瓊州督辦黎案不及會審列銜案關悖逆未便延緩謹

用四百里火票由驛馳賚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十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臣等伏聞伊犁回疆叛亂自嘉慶六年正月以來殺戮甚衆  
不仁二字之毛頭有清朝廷不復圖存心圖謀內詞句  
亦多虛妄據伊犁回疆叛亂六集永勝回疆牙斯器故人侵入充  
之子矣空名未報聖朝臣民過庭臣遠請歸將伊逆以宗廟此帖  
疾往回疆門戶拘束內衛送回字樣是以真經等語加以詰訛情辭煙可疑  
當知其無所據也等訊聞並照前諭之原惟該犯怎蘇與陳通  
密本部臣等特此申聞奏請將該犯不從歸城經永勝之處  
者准許回疆人等各照常例辦理

在獄中不知該犯出  
死誰旨意行此法仍傳首惡  
兩府照應各處人等俱已知悉  
大歲不知該犯在外編造逆詞情  
因系逃犯到日後追回之日一齊收押候  
但均依大逆律坐待推鞫立  
該犯之母謝氏妻張氏年八十一年等年光後延請梁念泉在家  
兄梁長班胞侄梁長二久經外患無生理疾者到日照律緣坐現存房  
屋佔變入官柯止林深世與先哲  
教讀始因是病久久即將犯解往京候知後來編造逆詞情事應毋庸議至  
該犯提寫前後錄在四十卷各紙上衣領之後所有教職失墮職名應請免開  
禁劉四十六年四月時十日奉旨批三司臣該奏准此王春鑑勅部核覆  
限四百里內稟由驛遞寶合符欽照即著奏準劉四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廷報請

焦祿謗帖案

署理兩江總督薩載摺奏軍機處檔

署理兩江總督兼署安徽巡撫臣薩載謹奏爲審明捏造揭帖之逆犯按律定擬奏請聖鑒事竊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據寧國府太平縣知縣周學元詳報據該縣民人焦祿呈控族人焦良先暨焦永榜等捏造謗帖指姦污辱並粘呈謗帖一紙內大不仁三字之上寫有清朝二字實屬悖逆帖內詞句亦多不解訊據焦祿供稱該犯又名四六焦永榜卽焦元勳因族人焦良先等誣伊與焦永榜之子焦滾來未婚妻陳氏通姦捏造謗帖將伊逐出宗祠此帖係在祠堂門首揭來內有違碍字樣是以具控等語加以詰訊情詞閃爍可疑當卽親赴焦村密傳焦良先等訊問並無捏造謗帖之事惟該犯焦祿與陳通姦現在懷孕並于上年十二月圖姦焦永榜次媳楊氏不從叫喊經永榜之妻老楊氏同隣人焦文秀等捕獲有據告知族長焦良先等將焦祿趕逐出族未經報官屬實隨赴該犯焦祿家內搜查雖無別項不法字書檢獲狀稿二紙查對筆跡與所呈謗帖字畫出于一手復提該犯焦祿細加研訊已據供認自行

書寫意欲藉詞誣害焦良先等不諱詳報到臣臣查焦祿捏寫逆詞殊堪髮指當卽批行該司府提犯赴省嚴審究擬去後茲臣于五月十二日前至安慶據該司府訊擬招解前來臣隨率同布政使劉峨按察使袁鑒提犯細加研訊緣焦祿卽焦四六係焦永榜卽焦元勳同宗無服之弟住居隣近時相往來與焦永榜三子焦滾來未婚妻陳氏通姦有孕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晚至焦永榜家又欲圖姦焦永榜次子焦圓寶之妻楊氏潛伏房內抱住楊氏求姦楊氏叫喊經伊姑老楊氏同隣族焦文秀扭獲並詢出陳氏通姦懷孕緣由因焦永榜焦圓寶外出未經報官嗣焦永榜回家告知族長焦良先焦永會焦花子焦家寬等查問焦祿無辭置辯焦永榜因家醜不願外揚同族衆將焦祿逐出宗祠焦祿心懷忿恨隨自捏造族衆誣指姦情揭帖一紙故寫悖逆語句指爲焦良先等所造係在祠堂門首揭來希圖陷害具詞赴縣呈控當據該縣至焦祿家內搜出狀稿比對筆跡訊據該犯自行供認不諱經臣親加提訊並令當堂默寫字畫相符誠恐該犯另有編造不法字跡及同謀知情之人嚴加究詰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正犯子孫兄弟男年十六

以上皆斬其男年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若子孫過房與人俱不追坐等語今焦祿因犯姦淫出族欲圖陷害族衆捏造揭帖自行呈告于大不仁三字之上輒敢書寫清朝二字實屬悖逆不法應卽比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該犯胞弟焦文學子焦秀彩均照律擬斬立決幼子焦秀廣年謹七歲母陳氏妻胡氏照律解部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該犯尙有弟焦文秀自幼繼與已故堂叔焦四喜爲嗣取有族衆甘結應照律免其追坐所有房產查明入官另行報部焦滾來未婚妻陳氏應照姦同姓無服之妻者各枷號四十日杖一百犯姦之婦杖罪的決枷罪收贖給與姦夫聽其去留焦永榜卽元勳及其子焦圓寶焦滾來查出姦情因慮醜聲外揚不行報官訊非知情縱容應與聽從焦永榜將焦祿逐出宗祠不報之焦良先焦永會焦花子焦家寬及隣居焦文秀等均免置議餘屬無干概行省釋所有太平縣民焦祿捏寫逆詞揭帖分別定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並將原呈揭帖及各犯供摺一併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旨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初四日奉旨焦祿卽焦四六著卽凌遲處死其擬以緣坐之焦文學焦秀彩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特准云據送其子黑圓賈某來查出姦語因該賈役役不衿肺官帶非職  
職四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執事業給水缺畢卽詔諭令其去招集兵  
官長道查聞入官民司賄賂無咎來未被獎勵力願補缺卽照陞之准各  
熟文卷自收歸與口炳堂財賦四萬兩銀卽本款來廿三萬兩銀卽其班坐補  
狀委賣字號子號批閱力奉貼文照勅旨錄付卽照之案該收贓錢尚存故  
照出照大英皇奏堅獄定科罪刑部奏准將神立於平  
遜縣城自首呈告于大不貞二字而被笞謫青鹽二年貢頭目雖不教訓  
官苦子發憲氣喪人財不既坐矣請令該縣因罪立於平  
遜土署海防提學半正巡守員五級之和文集卷詩也引之某徵效根究人

高治清滄浪鄉志案

署理湖南巡撫李世傑摺奏軍機處檔

署理湖南巡撫臣李世傑謹奏爲查獲悖妄鄉志恭摺奏明辦理事竊照應繳  
違妄遺書湖南省節經前任各撫臣訪繳具奏解銷臣抵任後復諱飭各屬實  
力蒐訪以期淨盡茲據常德府知府何澤著來省面稟有龍陽縣監生高治清  
刊出滄浪鄉志語多悖妄經該縣傳廣聰訪獲稟府該府卽率同前往搜訊書  
係散字套刷並無板片此外亦無別項不法字跡將書同散字連犯解省其書  
內列名應查之人應追之書俟分赴訊查另報等語臣隨率同司道并委長沙  
府鳳翔暨因公在省之衡州府王家賓將書逐加校勘內如所刊帥卜世燈會  
說內有天將會天將三十六員燈會三十六位上應星宿等語殊爲邪妄其高  
治清自著序內有云補王朝政教之所未淪洽及楊學清題伊短引稱生平幕  
天席地以天下爲家又高承穎悲子文一首係湊集四書成語爲文摭入丹朱  
不肖啟賢武王纘緒等句又所刊舉人全倫道題高治清妻墓祝詞用鳳翥龍  
翔句又高正續著龜山集則曰保世滋大奕葉光昌高正篋遊蛇山說則曰俟

鱗甲長成他年共羨蛇作龍朱文官作朱氏義渡記曰久道無聞甚至該犯之孫輩妄稱伊爲家王父曾王父種種俱甚狂誕其燈會說及八景詩句題橋句更多悖妄且於廟諱御名全未敬避及應抬寫字樣不應抬寫尤爲不法伏惟我朝深仁厚澤減賦輕租從無徭役該犯所刊武萬信等贊詞及教諭翁炯所贈壽序砌入該犯能呈免運木增賦等說以美其功悖謬特甚臣隨督飭司府提該犯高治清嚴訊雖據供稱因向年在所居滄浪鄉曾倡修橋渡寺廟想著書表揚雇匠刻就散字套板刷成鄉志緣廟內塑有三十六天將泥像募錢點燈帥卜世遂取名天將會當日在會之十三人久已人亡會散並未惑衆滋事其餘指出各妄誕語句總因罔知忌諱過於誇張所致如今悔罪無及至帥卜世燈會說內用玉蓋常明如一日自著靈寶山傳及燈會序說玉蓋常明長明無光神不降福總期鄉燈不斷之意又自題橋渡句橋畔月來清見底係言水月景像所刊寨嶺晴嵐詩句何時淨掃古蠻烟一色文明接遠天係朱經國字凡九所作掃清寨嶺見晴天係朱光國所作伊捏編村中八景輒行刊入龍陽縣處洞庭湖西岸從前西湖修舵桿州就近買木嗣又奉文首墾伊滄浪一鄉

無木並無荒地實無運木增賦之事因伊曾在縣呈明遂欲飾爲功績捏稱興利除害等語砌入贊詞壽序那兩贊詞一是自作借武萬信出名一是已故劉如仲作其壽序係倩已故舉人全倫道作借教諭翁炯出名這鄉志實止刷過七十七部還少下卷原想修成書院再補如今因年已八十四歲兒子高承甫年亦六十俱不能料理實未立稿等語並訊據生員高承甫供情亦符臣查書內壽張悖妄之語甚多卽燈會並山境可用典故頗寬何必以長明燈等句屢見篇章所供顯屬支飾該犯或稱自作借名或指己故之人所作旣由該犯刷出固應惟該犯自問其措詞狂誕之人亦不便疎漏且查該犯所作書院記內自稱是書已刷二百部恐此後刷播不少况有散字套刷尙不無撰刷別書臣現飭岳常澧道俞廷垣率該府縣星赴該地按照書內詩詞悖妄之人查明住址密往該家搜訊將已散各書盡數收解應訊人等解省質審至該犯壽序如果已故全倫道所作借用教諭翁炯之名翁炯豈無見聞何並不舉首其書查翁炯係湘潭縣人現今任寶慶府教授臣已密委府廳前赴其原籍任所查其有無收藏前書及別項字跡稟辦並將高治清父子生監斥革卽令教授翁炯

解任來省一併質審明確分別按擬具奏外茲臣有另摺馳奏之便理合會同  
湖廣總督臣舒常先行繕摺奏聞並將書二卷逐一粘簽恭呈御覽伏乞皇上  
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奉硃批知道了另有旨諭欽此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奉諭李世傑奏查獲滄浪鄉志一摺內摘出各  
種字句指爲狂悖並稱飭屬查明住址密往各家搜訊並將刊刻志書之高治  
清父子生監斥革作序之教授翁炯解任質訊等語此事辦理太過外間刊刻  
書籍如果有實在違悖不法語句自應搜查嚴辦今閱李世傑所奏書內簽出  
之處如幕天席地乃係劉伶酒德頌中成語玉蓋長明係指佛燈而言相沿引  
用已非一日何得目爲悖妄又志中所稱曾王父字樣亦不過泥古之過其名  
字內有稱弘遠弘開者尤爲鄉愚無知不足深責若俱以違悖繩之則如從前  
之趙弘恩陳弘謀等又將何說至書中如德洋恩溥運際昇平等語乃係頌揚  
之詞該撫亦一例簽出是頌揚盛美亦干例禁有是理乎書內如此等類不一

而足各省查辦禁書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謬加指摘將使人何所措手足耶此事總因李世傑文理不通以致辦理拘泥失當如此朕於此等字句微疵從不肯有意推求所謂不爲已甚之素志實天下人所共聞共見者李世傑何未見及此所有此案滄浪鄉志竟毋庸查辦其刻書作序並案內干連人等俱著加恩寬免概予省釋並將此通行傳諭各督撫知之欽此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李世傑奏查辦滄浪鄉志一書其簽出之處種種失當已詳悉諭知令其無庸查辦矣此等書籍不過無識鄉愚雜湊成編並非有心違悖者可比何必過事吹求李世傑卽不通文理亦應留心檢閱乃任聽庸劣幕友屬員謬加簽摘以致拘泥失當滋擾閭閻若辦理地方事務皆似此草率漫不經心何以勝封疆重任耶著將此遇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欽此

吾無堅心亦復莫告期汝與子長不移過我亦無能重治國事  
異衣瓢留心銳閱八丑無私也某文臣員所時參衛足經謀張夫當繼  
職端恭愚謙奏如謙並非育心能納善更出阿必嚴奉火來李世翁謂明小敵文  
志一善其發出之惠無歸失當所皆悉歸吹令其乘輿直被矣汝等不附  
齊劉四十士卒三十民十六日奉王師軍將大兵營招數李世翁奏皆然武平之  
生歸里興滅絕于我朝

恩賁良辦于首罪并獲去漢子則無咎晉文之死

又此役存出案急始應急策我所查據其狀舊有事並案內子輕入卒敗首功  
官督意諭朱祁龍不殺曰我之表志貧寒不入而失聞此只督李世榮而失  
事據因李世榮文野不取以資撫堅辭失當吸地知外此著字向知吏部  
而至各督查無深害告身改故知子來濟陽時計誠供吏人向天者至是

方國泰收藏濤浣亭詩集案

安徽巡撫譚尙忠摺奏 軍機處檔 繼回硃批 檔

安徽巡撫臣譚尙忠跪奏爲查出悖逆遺書審擬具奏事竊查歙縣知縣楊祈  
迪查出該縣已故歲貢生方芬所著濤浣亭詩語多狂悖伊元孫方國泰隱藏  
不首經前撫臣農起會同督臣薩載恭摺具奏欽奉硃批祇可如此欽此欽違  
在案茲臣於四月初二日抵任查核原案恐該犯或另有藏匿別項違悖書籍  
當卽率同布政使國棟按察使呂爾昌署安慶府知府沈元振提犯復加研訊  
該犯矢供如前反覆究詰據稱並無另有藏匿情事似無遁飾該臣等審得歙  
縣查出方國泰隱藏伊高祖方芬濤浣亭悖逆詩集一案緣方國泰籍隸歙縣  
曾經讀書其五世祖方芬係本朝歲貢生生於明天啟年間歿於康熙二十九  
年著有易經補義一部濤浣亭詩集一本又伊七世祖方有度著有陞辭疏草  
一本方國泰學臣考試時將陞辭疏草易經補義二書呈出以爲一家孝友請  
匾獎勵當經飭縣查出方芬濤浣亭詩內有征衣淚積燕雲恨林泉不共鳥啼  
新又亂剩有身隨俗隱問誰壯志足澄清又兼葭欲白露華清夢裏哀鴻聽轉

明等句語意狂悖訊之方國泰供稱濤浣亭詩係伊五世祖方芬所著不知何時刊刻遺存在家只此一本詩內悖謬之處因係祖上所著相隔百有餘年實在不能指出作詩本意至所註避寇字樣幼時曾經祖父言及康熙初年有閩賊來攻徽州府城一家逃避官兵討平後始得回家這避寇的話想必就指閩寇等語臣調查該府縣志乘載有康熙十三年閩賊羅其熊等攻城經將軍額楚巴等擊退一事是該犯所指避寇之說雖屬有據其狂悖語意雖係事遠人亡難以指出但前奉諭旨凡收藏違礙悖逆之書者俱令及早呈繳仍免治罪前撫臣業經宣布聖德通飭所屬遵照該犯讀書識字旣將伊祖上所著之陞辭疏草易經補義呈請求獎而于濤浣亭詩集獨不呈出其爲有心藏匿已可概見再三駁詰據稱易經補義陞辭疏草是有經濟學問的故此呈出見得我祖上有人這濤浣亭詩集只道是幾篇吟咏之句無關緊要故此不曾呈出今蒙指問說我有心隱藏我實在糊塗該死無可置辯甘心認罪查方芬身列成均食毛踐土沐浴聖化乃敢喪心滅良肆其狂吠實屬天理不容神人共忿該犯雖久伏冥誅應請將方芬刨坟戮屍以彰國法方國泰係方芬元孫已隔五

代雖不知其作詩本意但旣識文義則詩中語句悖逆豈有不知膽敢隱藏在家匿不首繳法所難容方國泰應照大逆知情隱藏者斬律擬斬立決方芬之子方盟方玥方佩同孫方燾方振宇方熙俱已物故此外並無應行緣坐之人詩集板片搜查該犯方國泰並戶族人等實無遺存行查所屬各坊肆亦無流傳此詩集臣恐各屬蒐羅不盡或有遺本現在嚴飭實力查繳並移咨各省一體詳查務使狂吠詩詞銷燬淨盡不使爲風俗人心之害所有臣審明擬議緣由理合會同兩江總督臣薩載合詞恭奏並繕具供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聖治門卷二十四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譚尙忠奏歙縣已故貢生方芬所著濤浣亭詩語多狂悖伊元孫方國泰隱藏不首一案請將已故之方芬刨墳戮屍其隱藏詩集之方國泰照大逆知情容隱律問擬斬決等因辦理殊

屬失當據稱查出方芬詩集內征衣淚積燕雲恨林泉不共鳥啼新又亂剩  
有身隨俗隱問誰壯志足澄清又兼葭欲白露華清夢裏哀鴻聽轉明等句  
雖隱躍其詞有厭清思明之意固屬狂悖不過書生遭際兵火遷徙逃避爲  
不平之鳴並非公然毀謗本朝者可比方芬老於貢生貧無聊賴抑鬱不得  
志詩意牢騷則有之况其人已死朕不爲已甚若如此卽坐大逆之罪則如  
杜甫集中窮愁之語最多卽孟浩然亦有不才明主棄之句豈亦得謂之悖  
逆乎此等失意之人在草澤中私自嘯咏者甚多若必一一吹求繩以律法  
則詩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其將何所措手足耶從前查辦河南祝萬清家  
祠匾對及湖南高治清所刻滄浪鄉志吹求字句辦理太過屢經降旨通諭  
各督撫毋得拘文牽義有意苛求豈譚尙忠未之知耶此案著交刑部卽照  
此旨另行覈擬具奏如方芬詩集內或另有不法字句不止如摺內所稱該  
撫未經摘出或有不敢陳奏之語並著該部詳悉查明再行覈辦請旨若別  
無不法字句卽可毋庸辦理朕凡事不爲已甚豈於語言文字反過於推求  
各省督撫尤當仰體朕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回民海富潤攜帶回字經及漢字書五種案

廣西巡撫朱椿摺奏 軍機處檔

廣西巡撫臣朱椿跪奏爲盤獲回匪恭摺具奏事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西刻據桂林府知府貴中孚稟稱奉諭查緝匪徒茲于桂廠見有一人初蓄辮  
髮狀似還俗僧人詢稱伊名海富潤係廣東崖州三亞村回民遊學已閱九年  
髮因病脫新蓄未長等語查其行李箱內有抄錄回字經二十一本據稱或係  
自抄或係買來或係送受至其中有無違碍無從識辨又漢字天方至聖實錄  
年譜一部十本天方字母解義一本清真釋疑一本五功釋義一本天方三字  
經一本俱係江寧回人劉智所著袁國祚等於乾隆四十暨四十三等年刊行  
板係袁氏家藏各書大義通係揄揚西域回教國王穆罕默德之語其書至聖  
實錄已屬僭妄且以本朝人譯刻而于廟諱御名不知敬避狂悖之處不一而  
足嚴訊海富潤供於乾隆三十九年自籍起身歷經廣西湖南湖北安徽陝西  
等省除安徽無人傳經外其餘俱有傳經供飯之人而在陝西之大荔渭南等  
縣最爲長久所帶漢字書係四十六年自陝西回至漢口居住禮拜寺開張帽

店之同教江寧人袁二所贈等情並據兩司稟同前由臣查回字經二十一本  
臣不能辨識漢字書五種實多狂悖荒唐且該犯係陝西回粵恐係甘省番回  
漏網逆黨尤應逐一究明從重治罪臣現在提犯研鞠並飛咨該犯原籍廣東  
省查有無无法字跡并咨江南暨各省督撫查繳前項板片解京送銷并咨拿  
譯刻散佈暨著書贈書各犯審擬治罪謹將搜獲各書繕寫清單恭呈御覽所  
有盤獲回匪緣由理合恭摺由驛馳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七年五  
月十三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附查出海富潤攜帶回教書籍清單軍機處檔

廣西巡撫臣朱椿跪奏謹將查出回民海富潤攜帶回經書籍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

計開

天方至聖實錄年譜一部十本

天方字較解義一本

清真釋疑一本

五功釋疑一本

天方三字經一本

以上各書係漢本

特直威德一本

吉利寺拖納一本

老宿涂勒木算經一本

胡特布一本

包特那扎經一本

已而沙得經一本

雪而福一本

而挖彌勒一本

孩兒喀意革一本

白亞泥經一本

滿蓼經一本

哨經一本

兒喀葉得經一本

射而暇目爾脊一本破

雜學得而哇忒經一本破

木興媽特經一本破

雜學一本破

纂查泥經一本破

費格黑墨思歐得經一本破

特補色耳經一本散

委喀夜經一本散

以上抄寫回經新舊大小共二十一本有無違礙不能識辨據該犯口音

以漢字記其名目合併陳明

兩廣總督巴延三摺奏 軍機處檔

兩廣總督臣覺羅巴延三跪奏爲奏聞事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准廣西撫臣朱椿咨開據桂林府知府貴中孚盤獲回匪海富潤搜出漢字書五種語多狂悖荒唐業經簽出恭摺具奏海富潤係廣東崖州三亞村回民據供家內有父祖叔姪兄弟該犯於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內在廣東省城禮拜寺從馬尙仁讀經五月相應飛咨查辦等因臣查海富潤攜帶狂悖經書往各省游蕩該犯家中定有不法字跡其父祖叔姪兄弟在籍有無聚衆誦經煽惑誑騙亦須徹底根究當卽密委雷瓊道率同瓊州府親赴崖州海富潤家內嚴密搜查將搜出字跡連各犯屬解省審辦並卽飭臬司景祿督同廣州府丁尹志等至省城禮拜寺嚴加查搜研訊馬尙仁從前容留海富潤在寺教讀何項經典有無聚衆引誘隨據該司等稟稱在寺內查出回字經一百五十三本漢字舊抄藥方二本漢字四書五本漢字千字文一本漢字三字經一本漢字初學詩一本逐細檢閱並非違禁之書此外亦無不法字跡馬尙仁已于四十三年病故

寺內之事交與脫景文接管四十六年脫景文又故現係保廷芝接管詢據保  
廷芝供稱寺內爲回民誦經禮拜之所外來回民形跡可疑者原不收留惟本  
省回民願在寺中誦經禮拜閒留住宿三十九年有崖州回民六人內有海姓  
四人一同到寺要馬尙仁教讀回經馬尙仁留住數月海姓四人內伊認識海  
玉潤一人有無海富潤在內伊實不知馬尙仁有子馬文珍在家等語該司等  
復赴馬文珍家搜查並無經卷及違禁書籍據馬文珍供稱因兩腿殘疾未曾  
讀書亦未入寺海富潤從前曾否到寺實不知曉質之保廷芝委非捏飾現飭  
崖州拘提海玉潤到案究詢確供并根追同行五人下落及有無海富潤在內  
另行詳報等情連抄出經書解送前來除將經書封貯俟雷瓊道克星額等搜  
查海富潤原籍崖州有無不法字跡將犯屬押解到省嚴審實情另摺具奏連  
先後抄出經書一并解部外所有臣准咨查辦緣由謹先據實由驛奏聞伏乞  
皇上睿鑒至廣東巡撫印務係臣暫署無庸會銜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七  
年五月二十六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諭據朱椿奏盤查回民搜獲書籍現在嚴辦一摺內據稱桂林府知府貴中孚稟報盤獲廣東崖州回民海富潤有抄錄回字經二十一本又漢字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等書係江寧回民劉智所著書內大意約略掄揚西域回教國王穆罕默德之意居多據該犯供稱得自陝西回民袁二所贈已咨各督撫查繳書籍恐係甘省漏網逆黨以此煽惑人心現在逐一嚴究從重究擬等語所辦殊屬過當甘省蘇四十三係回教中之新教卽邪教也今已辦盡根株至於舊教回民各省多有而在陝西及北省居住者尤多其平日所誦經典亦係相沿舊本並非實有謗毀顯爲悖逆之語且係朱椿現在簽出書內字句大約鄙俚者多不得竟指爲狂悖此等回民愚蠢無知各奉其教若必鯤鯤繩以國法將不勝其擾况上年甘省逆番滋事係新教與舊教相爭起衅並不借經典爲煽惑朱椿獨未聞知乎朕辦庶政不肯稍存成見如果確有悖逆狂吠字跡自當按律嚴懲不少寬貸若如此等回教書籍附會

其詞苛求字句甚非朕不爲已甚之意此事著卽傳諭朱椿并畢沅等竟可毋庸辦理嗣後各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將此一併傳諭知之欽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將朱椿奏到搜查回教經卷案內所有至聖年譜一書作序之是否現有官職交查吏部茲據覆稱惟賽璵一員曾任四川珙縣知縣業於乾隆二十三年緣事革職至俞楷等五人並未身列仕版理合奏聞謹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將朱椿奏到回民海富潤攜帶各書內詳加檢閱尙無違碍字句至所有作序諸人除賽璵一名業於書內刊明係曾任四川珙縣知縣其餘諸人開單另交吏部查明有無官職再行請旨辦理外今將擬寫諭旨進呈謹奏乾

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

至聖年譜內

賽璵原任四川琪縣知縣曾否病故

劉智江寧人

改紹賢江蘇華亭人

馬士芳陝西咸陽人

袁國祚江寧人

五功釋義內

俞楷東陽人

江南提督保寧摺奏軍機處檔

江南提督義烈公臣保寧謹奏爲奏聞事本年六月初五日申刻據華亭縣知

縣林培由面稟奉蘇州撫臣閔鶚元行准廣西撫臣朱椿奏起獲回匪海富潤

搜出逆書一案內有作序之華亭縣人恂齋紹賢一并嚴密查拏當於縣屬內遍加密訪並未有恂齋紹賢之人惟訪查有提督衙門刑房書辦姓改名筠者號係恂齋字紹賢華亭縣人與來文查拏之字號相符是否卽係此人稟請發訊等語臣查該書辦改筠旣屬字號相符卽拏交該縣林培由嚴加訊供並令該縣密速前赴該犯家內查抄有無別項不法書本字跡解蘇審究一面飛咨蘇州撫臣閔鶚元查辦外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六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奉硃批不宜辦早有旨了欽此

江蘇巡撫閔鶚元摺奏 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降三品頂帶留任臣閔鶚元謹奏爲欽奉諭旨恭摺覆奏事竊臣於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接奉上諭據朱椿奏盤查回民海富潤案內搜出漢字回經天方至聖實錄等書五種語多狂悖移起各書板片并查拿作序人恂齋改紹賢等辦理當卽飛飭江寧松江等屬查獲解蘇審辦經臣於本月初

九日將現在查辦緣由恭摺具奏在案茲伏讀諭旨仰見聖主胞與爲懷仁同  
覆載伊率土民庶無不共遊於光天化日之中臣謹遵聖諭卽飭將已拘之人  
悉行釋放安業書籍板片仍各發還本人並出示曉諭毋任胥吏藉端滋擾其  
行提質詢之安慶營都司胡世雄亦卽咨明毋庸解詢所有遵旨省釋緣由理  
合恭摺由驛奏覆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奉硃批汝先所辦甚屬過當不達事體汝不應  
如此不同朱椿也欽此

上諭 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諭據巴延三奏稱准廣東巡撫朱椿咨盤獲  
回匪海富潤搜出漢字書五種及回字經卷並將海富潤原籍搜查押解人犯  
到省現在審詢等語此案前據朱椿奏到因查係回人相沿舊教經典並無悖  
逆之語已降旨令其毋庸辦理并傳諭各省督撫不必查辦想巴延三尙未接  
奉前旨故爲此奏著傳諭巴延三卽遵前旨毋庸辦理可也將此諭令知之欽

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查本月初三日朱椿奏到拏獲回民海富潤究辦一摺業經奉有寄信諭旨令其毋庸查辦今巴延三所奏卽係此案臣等謹擬寄信巴延三諭旨進呈謹奏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本日據薩載奏接准廣西撫臣朱椿咨拏獲回民海富潤案內之改紹賢等三犯當卽轉飭查辦解赴江蘇撫臣究審一摺所辦殊屬非是此案海富潤有抄錄回字經卷及漢字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等書其書內大意約略揄揚西域回教國王穆罕默德之意居多回民持誦經典自唐宋以來早已流傳中國現在相沿舊本在回民俱屬家喻戶曉並無謗毀悖逆之語則是回民之各奉其教卽與此時之僧道喇嘛無異焉能盡罪

其人而火其書乎此案前據朱椿奏到節經降旨通飭各省督撫毋庸查辦乃  
薩載接准朱椿咨會並不權衡事理之輕重遽行飛飭各屬將改紹賢等搜查  
押解究審如此矜張辦事殊非大臣實心任事之道實屬可鄙可笑薩載久任  
封疆在督撫中尙屬老成歷練明白曉事之人乃亦與朱椿之初任巡撫遇事  
茫無主見者相同能不知所愧乎地方大吏遇有奸民倡立邪教及惑衆斂錢  
之事自當實力嚴查究辦務淨根株以除風俗人心之害若回教民人各省多  
有母論西北省分居住者固多卽江省一帶零星散處其飲食作息俱與平民  
相等不過不食狗豕肉耳如以傳習經卷與邪教悖逆之書一例查辦則安分  
守法之回民轉致無所措其手足且從前山東王倫及甘省王伏林等滋事不  
法回民中卽有首先奮勇打仗者卽上年蘇四十三之事其舊教回民倡義率  
衆協同官兵勦捕爲出力經朕節次獎賞則朕之視回教民人皆吾赤子各省  
督撫安得岐而二之乎現在此案查拏之改紹賢諸人雖已據薩載摺內聲明  
業經遵旨概行省釋其書籍板片亦卽給還並當出示詳晰曉諭回民務各循  
分守法各安本業毋致驚惶擾累但各省督撫若因有此旨遂致因噎廢食將

地方實係邪教重案亦藉詞鎮重姑息養奸竟致不辦則是悞會朕意不度事理將來發覺時恐不能當其罪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戴如煌秋鶴近草案

河南巡撫李世傑摺奏 軍機處檔

河南巡撫李世傑跪奏爲圖詐職官誣告悖逆審明定擬請旨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據光州知州陳文緯稟稱有湖北黃陂縣人寄居河南固始縣之胡元杰呈首商城縣知縣戴如煌所作秋鶴近草內有登平臺一首詞語悖逆等情經該州陳文緯當堂察核語句並無違碍隨將該犯駁詰據該犯親筆寫出詩解一紙支離扭捏實屬狂悖不法隨馳赴固始縣督同該縣謝聘親赴胡元杰家逐一檢查並無違禁書籍及另有不法筆札現在押帶該犯並飛調商城縣知縣戴如煌一並至省聽候質訊並將戴如煌所作秋鶴近草一本及胡元杰親筆詩解一紙稟報到臣隨詳加查閱戴如煌所作登平臺詩一首不過咏懷古跡該犯胡元杰附會解說實堪髮指隨飛飭該州速押人犯並檄調商城令戴如煌至省飭藩臬二司督同開封府知府蔣果光直隸州知州陳文緯祥符縣知縣何如鍾等審明定擬招解前來臣復親加研鞫緣胡元杰籍隸湖北黃陂縣遷居固始訓蒙餉口與另案誣告祝萬青等起會誦經反坐擬

遣旋卽病故之革生蕭芳相好乾隆四十六年間蕭芳將商城縣知縣戴如煌所刻秋鶴近草一本送給觀看胡元杰存放在家迨今年正月間胡元杰失館閒居偶翻戴如煌所刻詩草見內有登平臺一首引用北口口火南渡旌旗等字該犯輒以失館無聊起意訛詐隨指此詩謂隱存叛逆赴光州知州陳文緯衙門首告陳文緯察看詩句並無違碍當加駁詰該犯隨將此詩當堂逐句註解大肆狂吠經陳文緯親赴該犯家逐一查搜並無不法書籍字札等項稟報押犯赴省經臣嚴飭兩司督同委員開封府等審明定擬詳解前來臣以該犯胡元杰不過失館窮愁欲圖訛詐何故當此光天化日之下輒以叛逆陷人恐其平日另有憤懣狂悖著作因而天奪其魄自取罪戾並或有懷挾私讎希圖陷害情事復加研鞠據供實只意圖訛詐恐所首事不重大不能脅制官者多得銀錢因而喪心病狂妄加註釋初不料該州遽行稟辦實屬死有餘辜此外並無別有狂悖著作及挾讎圖害情事反覆究詰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例載舉首詩文悖逆若祇字句失檢涉于疑似並無確實形跡卽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又名例內載誣告叛逆未決者擬斬監候不及妻子財產各等語今胡元

杰因貧圖詐輒借戴如煌詩句附會講解肆其悖逆實屬不法若照例僅擬斬監候未足蔽辜應請旨卽行正法以昭炯戒戴如煌所刻詩章並無違碍給予詩本之蕭芳已于另案擬遣身故均毋庸議理合另繕供單並胡元杰親筆註解逆詞一紙及戴如煌秋鶴近草一本一并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總制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奉勅批云太后郊廟奉天大出

賀正月樂奏彈撥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

樂鼓一派又號歌鼓每編竹草一束一枝恭呈時慶大之皇子參靈帳始錄  
稿本之蕭鼓曰干民家鑿音泉以樂樂聲合氣皆君軍並曉天杰將軍  
韻妙朱玉瑤章應音韻音流此以阻河濱賦歌是役陝甘蘇寧並淮海等處平  
定因賊圖指揮督運取獻共商會稱神策其勞之至屢不告苦照兩邊雖神

樓繩等呈首河山氏諭家言暨巢穴圖略案

浙江巡撫福崧摺奏

軍機處檔

浙江巡撫臣福崧跪奏爲奏聞事竊臣接據署義烏縣知縣程嘉攢稟稱據監生樓繩等呈首伊故父捐職州同樓德運自輯諭家言暨巢穴圖略各一本內有違碍字句該生等屢請改易任性未允今伊父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將原書並板片首繳到縣查閱書內多有妄謬之處隨會同教諭來學謙訓導章光晉前赴樓下庄並河山庄該犯樓德運所住房屋逐一確勘搜查並無別項違碍書籍字跡現將原書由府送司轉呈等情并據署藩司德克進布將前項書本稟呈前來臣詳細親加檢閱查該樓德運居住鄉村家頗溫飽捐納州同職銜所作書內係房屋圖式及居家鄙俚之語乃因伊祖父女俱曾捐過封典將供奉勅軸處所稱爲勅命官又各匾額內妄用協坤承乾龍蟠虎踞日本月底日方升哉生明等字而所載詩文中如胥宇發祥式廓不基振振公子奴氏遺風小星中官暨世事人心大大非今信楚狂歌鳳兮又於伊母像贊內用拱服垂旒伊自像內稱實頂龍綷等字樣且恭遇廟諱御名並不敬避其喪心

病狂情罪實屬重大並恐尙有別項不法著作隱匿不繳當卽飭委衢州府知府恩明金華府知府張思振星赴該處嚴密搜查一面飭提樓繩等到省確訊去後茲據藩司盛住臬司孫括將先行提到之樓繩等各犯訊供具稟前來臣復親提率同嚴訊據樓繩等供伊父樓德運因住居河山庄地方別號河山庄子十二人性喜誇張好造房屋平日並無別項著作乾隆三十六年因家遭回祿受驚改性三十年自做河山氏諭家言一本皆是處家之語四十年雇覓匠人宣茂發等刊刻四十五年又做巢穴圖略一本因湊不成本隨將現住房屋并欲造未造房屋豫定堂名匾額繪成圖樣敷衍鋪張仍雇宣茂發等刊刻刷印樓繩等因書本匾額字句多有違碍難解之處屢向伊父阻止該犯以引用詞句係屬經書成語並遵奉君上教子孫做好人之意反行斥責執拗不聽樓繩等見書內有迭沐君恩末由報惟願我皇萬萬春等句原係感恩戴德之語未經再阻迨本年正月間伊父於病中囑咐家事樓繩等復言及此書該犯答以爾等既然懷疑任聽首繳嗣伊父於正月二十一日病故樓繩等卽於二十六日將書本板片呈首其書中作序做詩之人止知吳彭年龔蛟騰係本縣已

故貢生徐雲臺係永康縣人吳彭年有子吳家麟襲蛟騰有孫襲懷汙現俱務農餘皆伊父自行編造實無其人等供再四研訊堅供伊父委係無知妄作實無悖逆別情矢口不移并據委員衢州府知府恩明金華府知府張思振稟稱遵赴義烏縣離城二十五里地名樓下庄查勘樓德運所住房屋與原圖大略相符惟門外並無旗杆堵高止一二尺房上亦無飛簷其匾額字樣或用磚刻砌或係墨寫牆壁俱與原圖相符又相距二十里地名河山庄現有房屋二所尙未造竣與圖不符逐細搜查實無藏匿禁書及別項不法字跡等情據此臣查樓德運以村野小民妄擬著述恭遇廟諱御名不知敬避又因居河山庄胆敢自號河山主人並以樓姓係夏禹之後於匾額詩句內擅寫明德遺徽流夏演天潢體先王先聖字句復于一切任意混書均非臣下庶所可引用之語狂妄悖謬不法已極未便因其子自行呈首稍存寬縱現飭將樓繩等收禁革去職銜衣頂並將該犯家產嚴行查封拘齊犯屬并提集案內有名犯暨房族保隣再行確訊嚴究照例定擬另行具奏一面將分送書本查收銷燬外所有首繳原書相應粘簽敬呈御覽臣謹會同閩浙總督臣富勒渾浙江學政撫臣

竇光鼐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二日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硃批已有旨諭竟可寬欽此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福崧等奏查義烏縣監生樓繩等呈首伊故父樓德運自輯諭家言暨巢穴圖略各書內有違礙字句一摺內稱樓繩等因書本匾額字句多有違礙曾屢向伊父阻止伊父執拗不聽迨伊父病故樓繩等卽將書籍板片呈首現將樓繩等收禁革去職銜衣頂並將該犯家產查封拘犯嚴究等語所辦未免過當樓德運妄行撰輯字句多有違碍使其人尙在自有應得之罪今業已身故伊子樓繩等知有違碍從前屢經阻止伊父執拗不聽及伊父一經身故樓繩等卽將書本板片自行呈繳是樓繩等本知畏法自可無庸治罪除將繳出書本板片銷燬外樓繩等均著加恩寬免其無干人犯概予省釋摺併發欽此